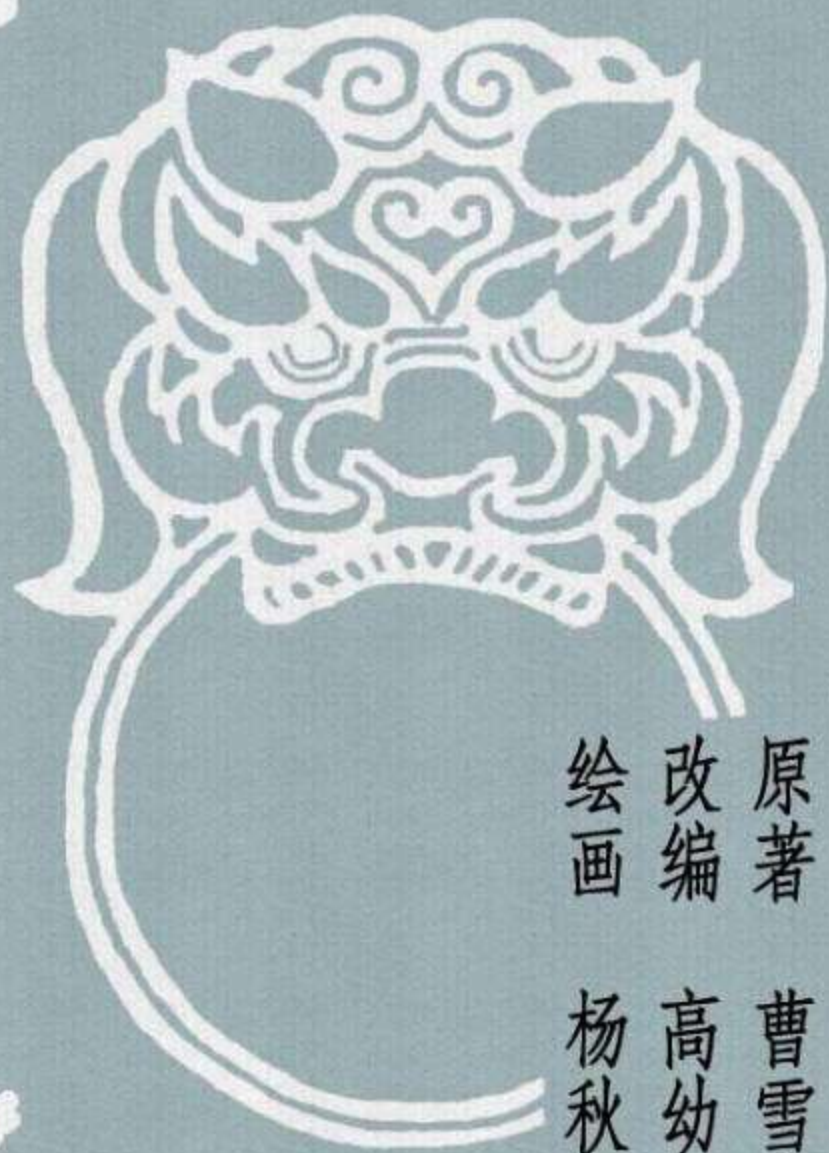


寶玉受笞





# 金玉堂



原著 曹雪芹  
改编 高幼佩  
绘画 杨秋宝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红楼梦》连环画目录

- (1) 乱判葫芦案 (5) 宝玉受笞 (9) 红楼二尤 (13) 黛玉焚稿  
(2) 宝黛初会 (6) 二进荣国府 (10) 抄检大观园 (14) 查抄贾府  
(3) 熙凤弄权 (7) 鸳鸯抗婚 (11) 潇湘惊梦 (15) 巧姐避祸  
(4) 黛玉葬花 (8) 宝玉瞒赃 (12) 金桂之死 (16) 宝玉出走

### 宝 玉 受 笞 《红楼梦之五》

|       |         |
|-------|---------|
| 原 著   | 曹 雪 芹   |
| 改 编   | 高 幼 佩   |
| 绘 画   | 杨 秋 宝   |
| 封 面 画 | 戴 敦 邦   |
| 装帧设计  | 任伯宏 杨秋宝 |
| 责任编辑  | 杨根相 任伯宏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64 印张 1 28/32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01—2,500,000

统一书号: 8081·12665 定价: 0.21元



**【内容提要】** 本书根据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编绘。全书共分十六册，这是第五分册。

宝玉平时最讨厌“仕途经济”，不愿跟一班追名逐利的士大夫交往。偏有个贾雨村常要来会宝玉，宝玉对他态度冷淡，这使宝玉的父亲贾政很不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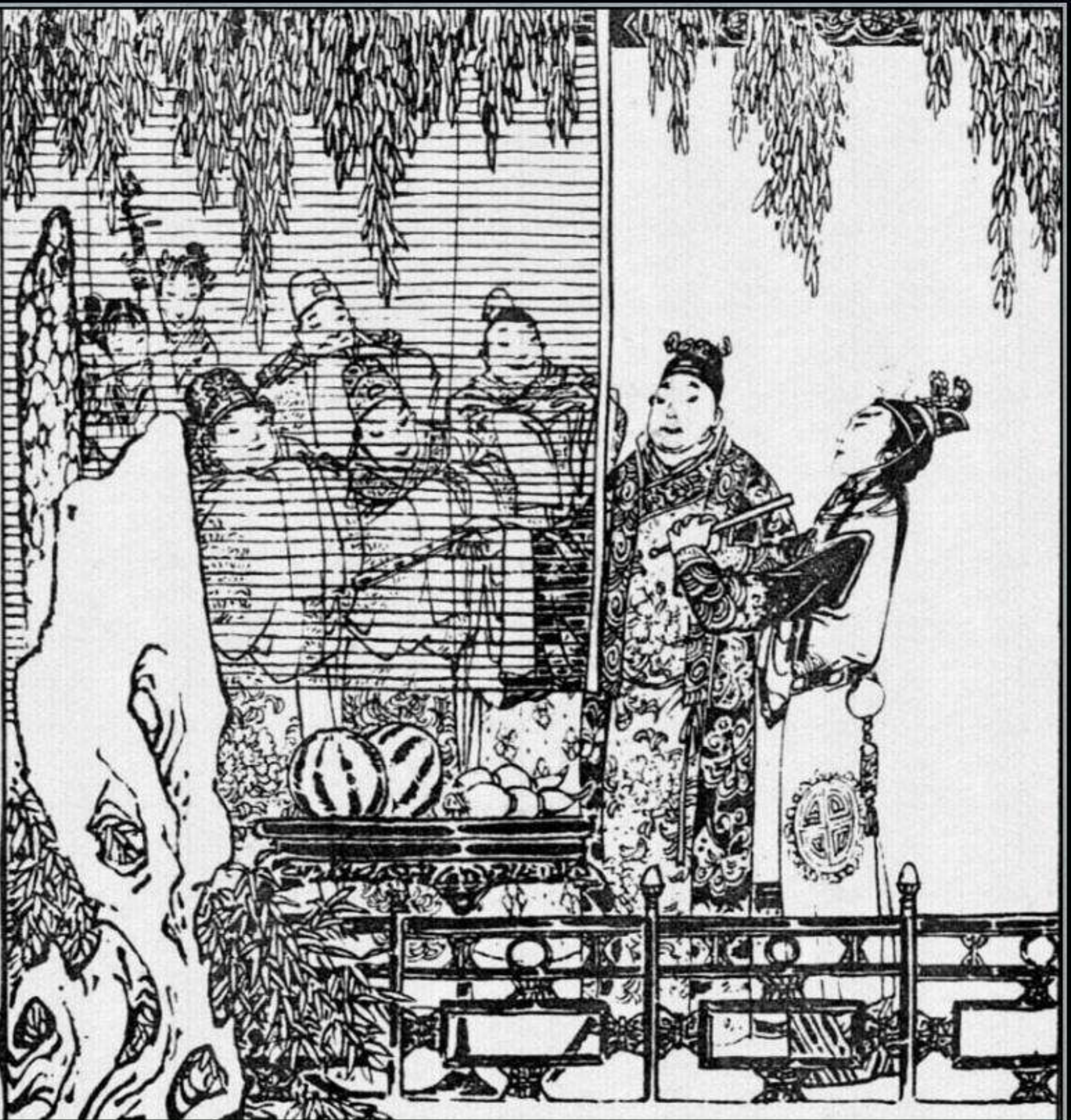
一天，贾雨村刚走，忠顺王府又派人来见贾政，诬告宝玉引诱王府中一名艺人逃走。贾政又惊又气，叫人传宝玉来问时，又遇贾环搬弄是非，胡说宝玉逼奸丫头金钏，致使金钏投井自尽。三件事凑在一起，贾政勃然大怒，叫人将宝玉按倒，下狠劲往死里毒打。幸贾母听到消息，赶来救了宝玉。



一日，薛蟠来找宝玉，说：『明儿五月初三，是我的生日，老胡和老程他们，不知哪里寻了来些鲜藕大西瓜，可巧唱曲儿的一个小子又来了，我和你乐一天如何？』







一面说，一面来到薛蟠书房里，只  
见詹光、程日兴、单聘仁等，还有唱曲  
儿的小子都在里边。



薛蟠命人摆出酒来。宝玉果见瓜藕新异，笑道：『我的寿礼还没送，倒先扰了。』薛蟠问他打算送什么？宝玉道：『若论银钱吃穿之类，究竟不是我的，惟有写一张字，或画一幅画，这才是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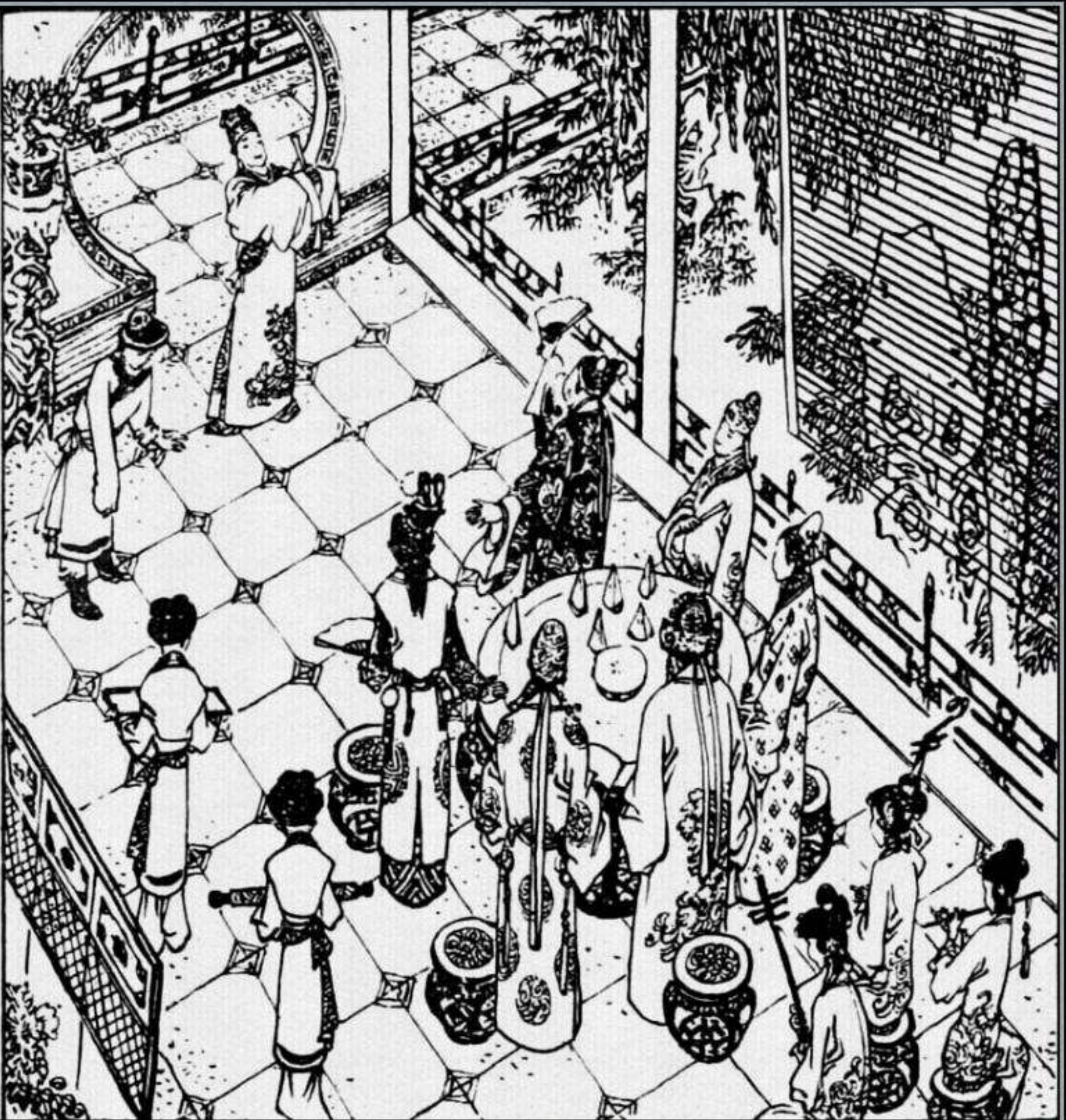
薛蟠道：『你提画，昨儿我看到一张，画的很好，落的款是「庚黄」。』宝玉心想：古今字画也见过些，从不曾见有个『庚黄』？想了半天，不觉笑起来，命人取过笔来，在手心里写了两个字。



宝玉将手一撒给薛蟠看道：『可是这两个字？』众人看时，原来是『唐寅』二字，笑道：『想必是大爷一时眼花了。』薛蟠自觉没趣：『谁知他是「糖银」、「果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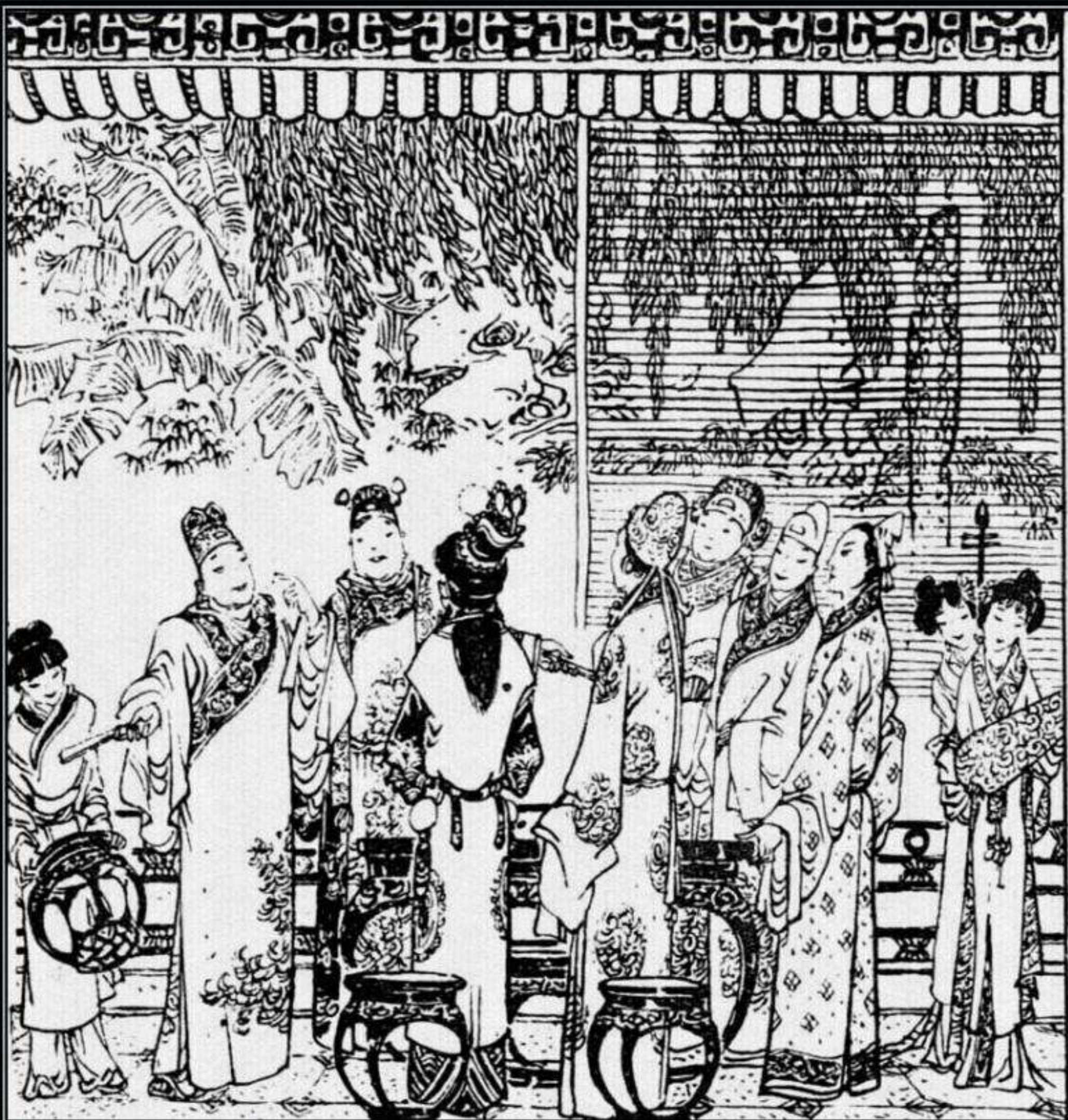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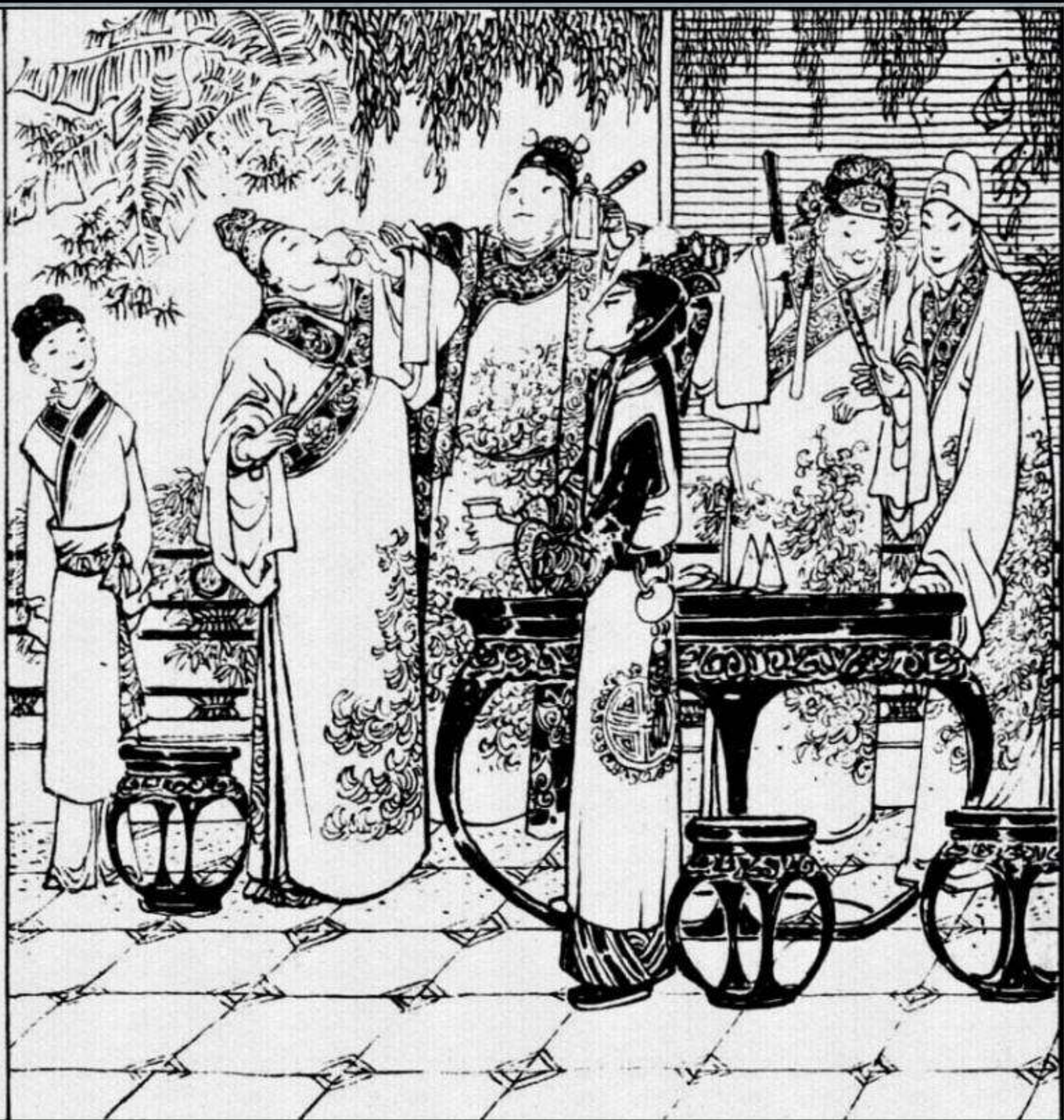
正说笑间，小厮来报：『冯大爷来了。』宝玉便知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紫英来了。薛蟠等一齐都叫『快请！』说犹未了，只见冯紫英一路说笑，已进来了。



薛蟠见他面上有些青伤，笑道：『这脸上，又和谁挥拳来，挂了幌子了！』冯紫英笑道：『从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儿子打伤后，我再不怄气，如何又挥拳？这脸上是前日打围，叫兔鹘扫了一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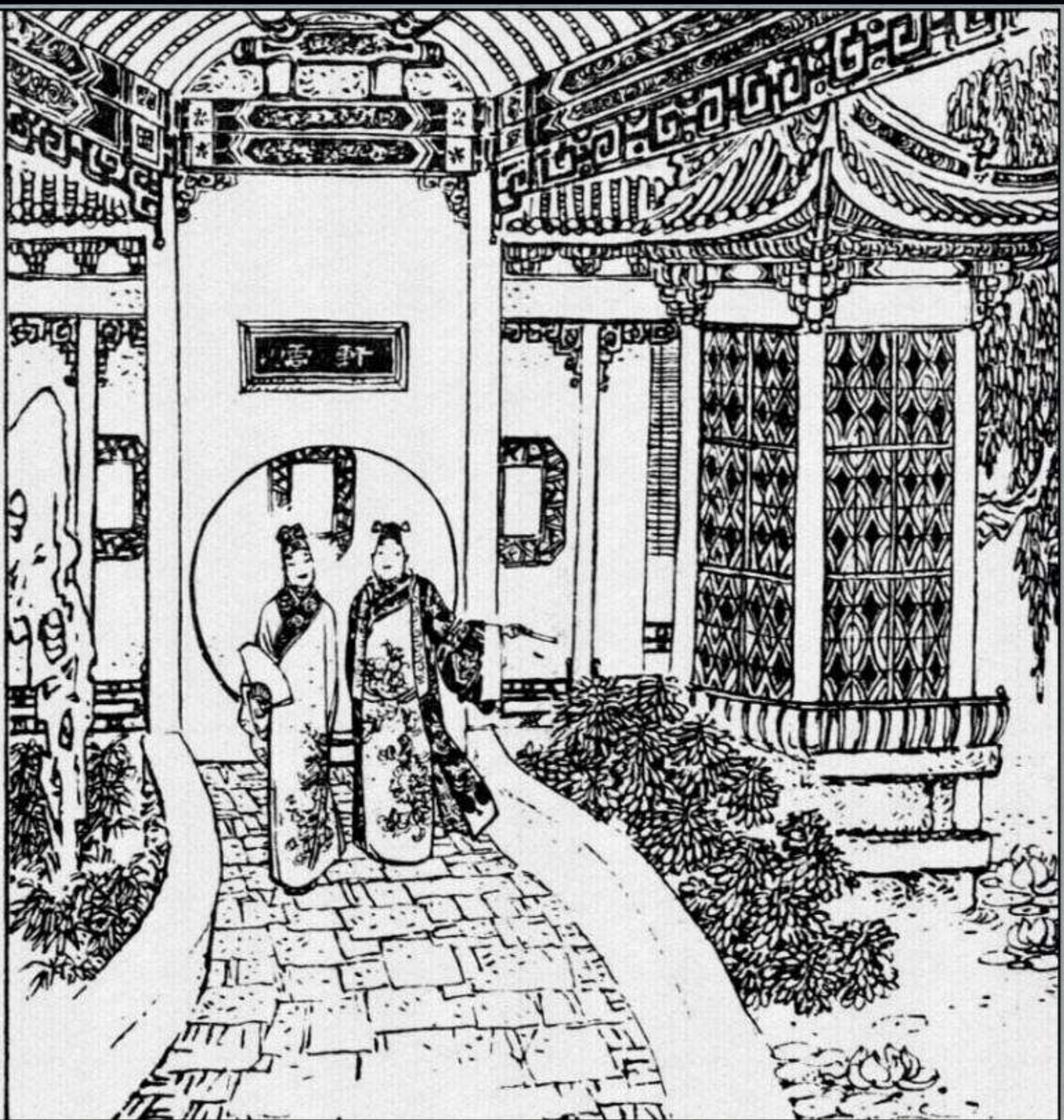
众人请冯紫英入席，冯紫英道：『论理，我该陪饮几杯，只是今儿有件很要紧的事，不能陪了。』薛蟠哪里肯依，死拉着不放。冯紫英道：『若必定叫我喝，拿大杯来，我领两杯就是。』



冯紫英一气饮了两大杯。宝玉又道：『你到底有什么事？说完了再走。』冯紫英笑道：『今儿说的也不尽兴，我为这个，还要特做一个东儿，请你们去细谈，二则还有奉恳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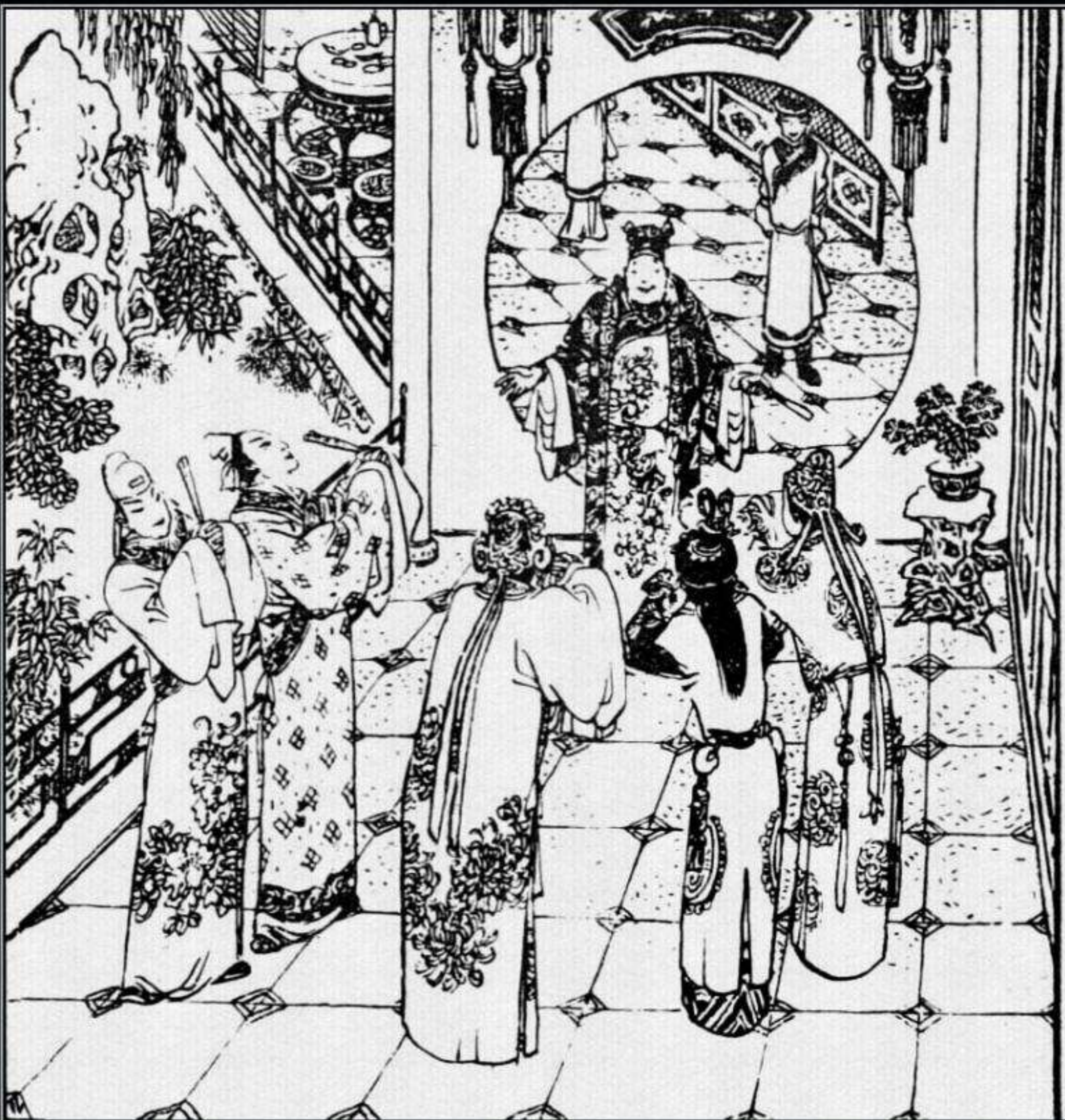




薛蟠见他越发说的使人热刺刺扔不下来，忙问道：『那多早晚才请我们？告诉了也省了人打闷雷。』冯紫英道：『多则十日，少则八天。』一面说，一面便出门上马去了。



眾人回來，重新依次入席，又飲了  
一会，方各散去。







过了几日，冯紫英果然派人来请。宝玉连忙换了衣服，只带着焙茗、锄药、双瑞、寿儿四个小厮，一径到了冯紫英门口，冯紫英出来迎接进去。



只見薛蟠早已在那里久候了，还有许多唱曲儿的小厮们，并唱小旦的蒋玉函，锦香院的妓女云儿。







宝玉便问冯紫英：『前儿说的很要紧之事究系何事？』冯紫英笑道：『你们姨表兄弟倒都心实。前日不过是我的设辞，诚心请你们喝一杯酒，恐怕推托，才说了这句话。谁知都信真了。』



然后摆上酒来，依次坐定。一时间，猜拳行令，说笑弹唱，十分热闹。







少刻，宝玉出席解手，蒋玉函随着出来。宝玉问他可认得一个叫琪官儿的唱戏名角。蒋玉函答称是他的小名儿。宝玉听说，不觉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虚传！』



宝玉取出扇子，将一个玉块扇坠解下来，递给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谊。』琪官接了，笑道：『无功受禄，何以承当？』将一条大红汗巾解下，递给宝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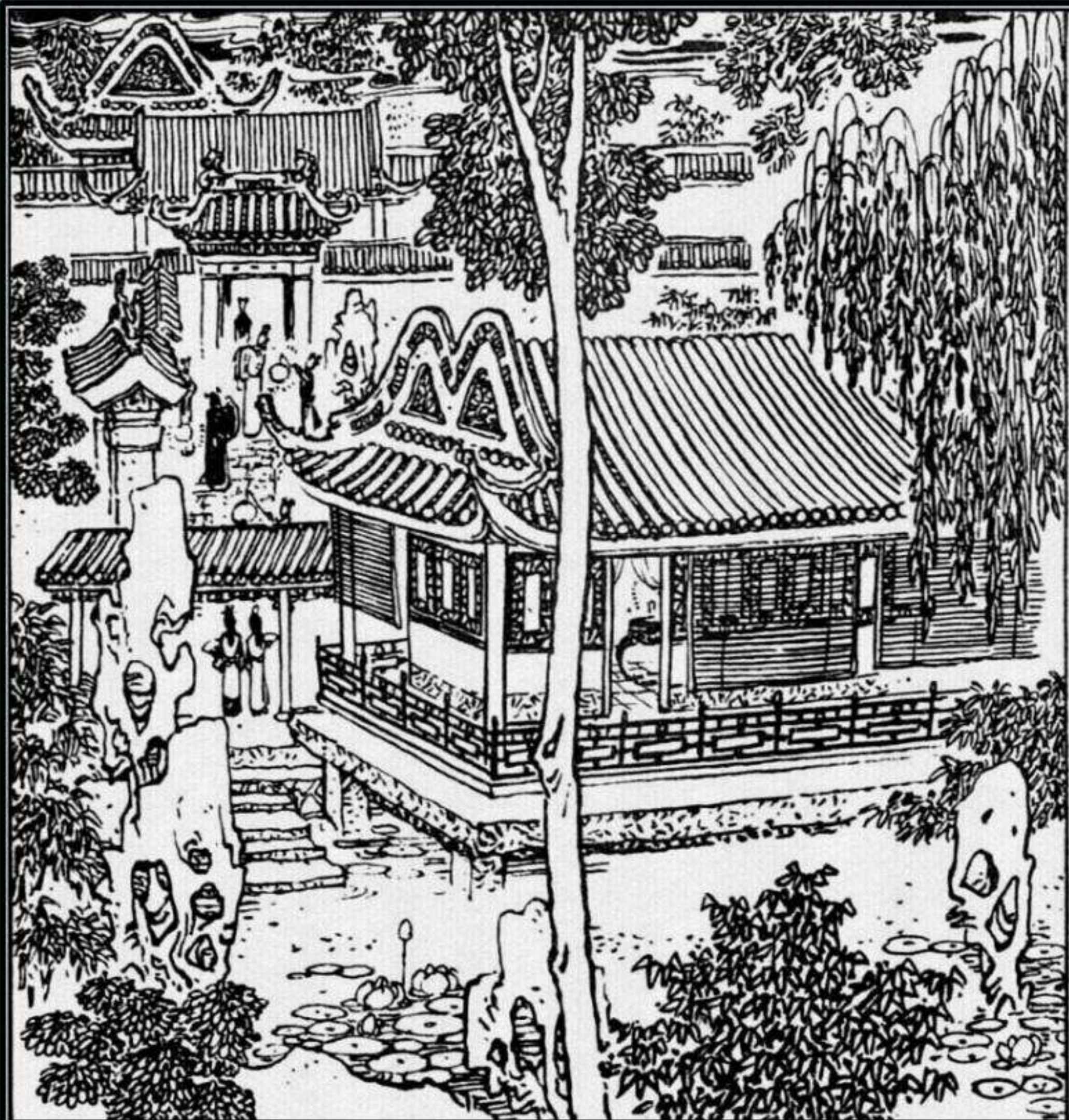




宝玉喜不自禁，将自己的一条松花汗巾解下来递给琪官。二人方束好，只听一声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见薛蟠跳了出来，拉着二人道：『快拿出来我瞧瞧。』



二人都道：『没有什么。』薛蟠哪里肯依？还是冯紫英出来，才解开了，复又归坐饮酒，至晚方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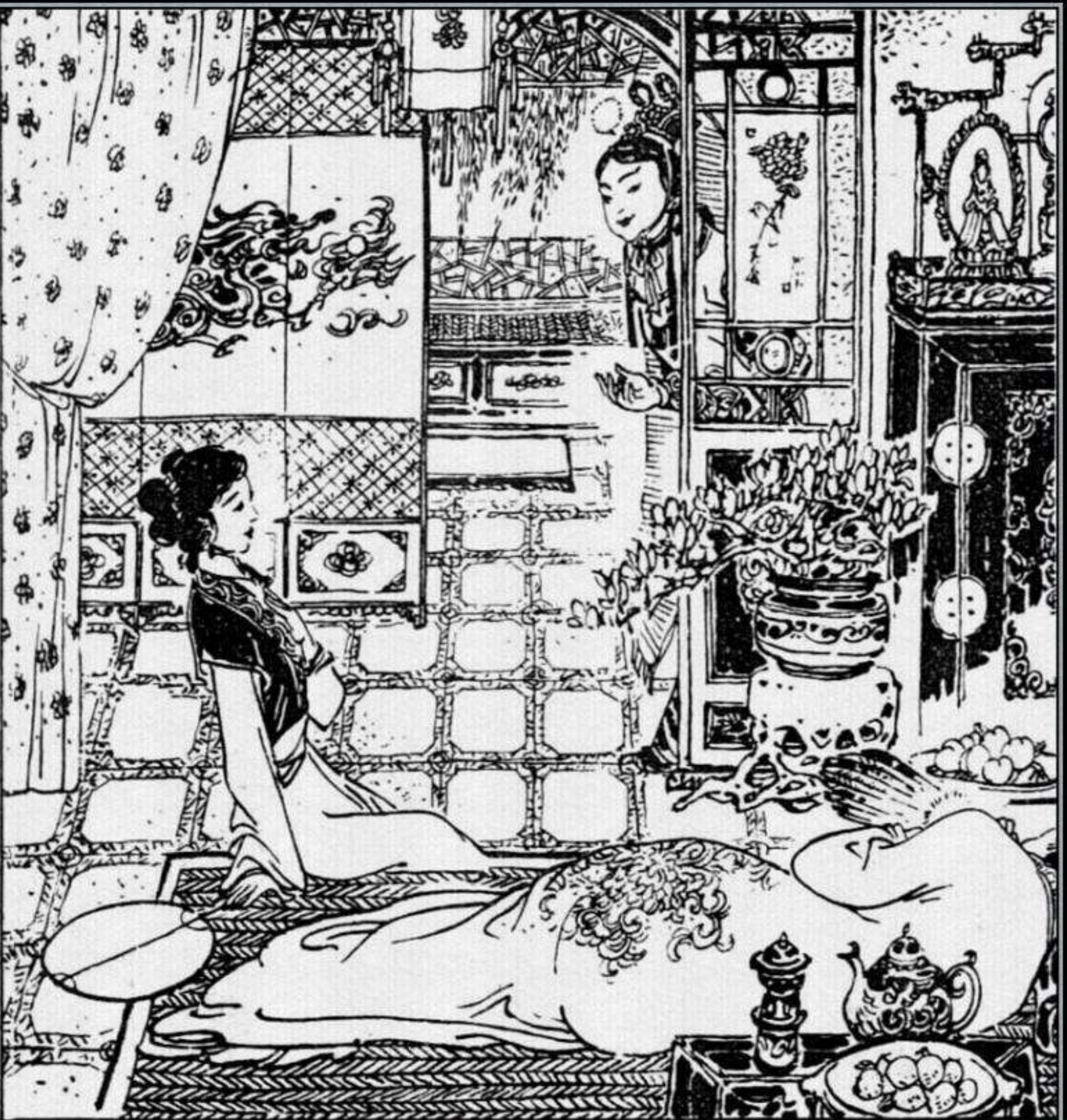
光阴迅速，不觉又到了盛暑季节。一日饭后，宝玉从贾母处出来，往西来到凤姐的院落跟前。只见院门掩着，鸦雀无声。宝玉知道凤姐每到天热，午间要歇一个时辰，便没有再往里走。



宝玉便又进入角门，来到王夫人上房里。只见几个丫头手里拿着针线，却在打盹儿。王夫人在里间凉床上睡着，金钏儿坐在旁边捶腿，也也斜着眼乱晃。







宝玉轻轻的走到跟前，把金钏儿推了一下，金钏睁开眼见是宝玉，摆手叫他出去。宝玉笑道：『我和太太讨了你，咱们在一处吧！等太太醒了，我就说。』



金釧兒輕輕將宝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麼？』金簪兒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连这句俗语也不明白？我告诉你：你往东小院子里头拿环哥儿和彩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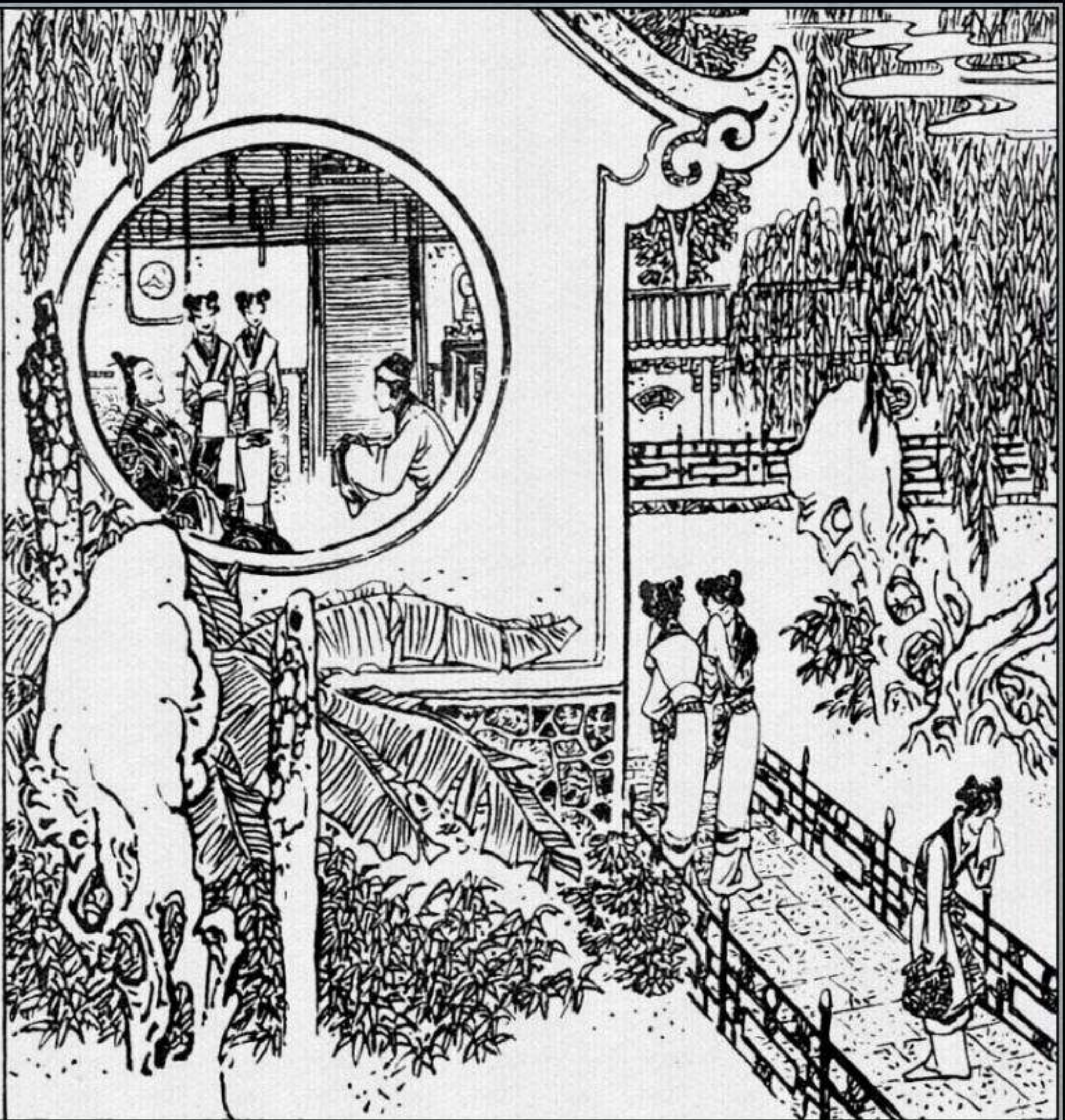
一句话才了，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着金钏儿脸上打了个嘴巴，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儿！好好儿的爷们，都叫你们教坏了！』宝玉见王夫人醒来，一溜烟跑了。



众丫头连忙进来侍候。王夫人便叫：『玉钏儿，把你妈叫来，带出你姐姐去。』金钏儿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要骂，只管发落，别叫我出去。这会子撵出去，我还有什么脸见人！』







尽管金钏儿苦苦求告，王夫人只不肯留，到底叫了她的母亲进来。金钏儿只得含羞忍辱的出去了。



次日午間，有人來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丫環媳婦們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阶下相見。







史湘云咕咕呱呱说笑了一会，贾母因向湘云道：『喝了茶，歇歇儿，瞧瞧你嫂子们去罢。园里也凉快，和你姐姐们去逛逛。』湘云答应了，便起身瞧凤姐等去。



湘云到過了凤姐那里，便往怡红院来。袭人正在阶下倚槛迎风，忽见湘云来到，连忙迎了上来。







宝玉笑着让座、倒茶，一面笑说别情。忽然，有人来回说：『兴隆街的大爷来了，老爷叫二爷去会。』宝玉便知是贾雨村来了，心中好不自在。



宝玉一面穿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爷和他坐着就罢了，回回定要见我！』史湘云笑道：『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警动他的好处，他才要会你。』







宝玉连声道：『罢，罢，我不过是一个俗物儿，并不愿和这些人来往。』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性儿。如今大了，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仕途经济，日后也有个正经朋友。』



宝玉大觉逆耳，当场抢白湘云。袭人连忙解释：『姑娘快别说他，上回宝姑娘说了一句，他也不管人脸上过不去，「咳」了一声，拿起脚来就走，羞得宝姑娘顿时脸通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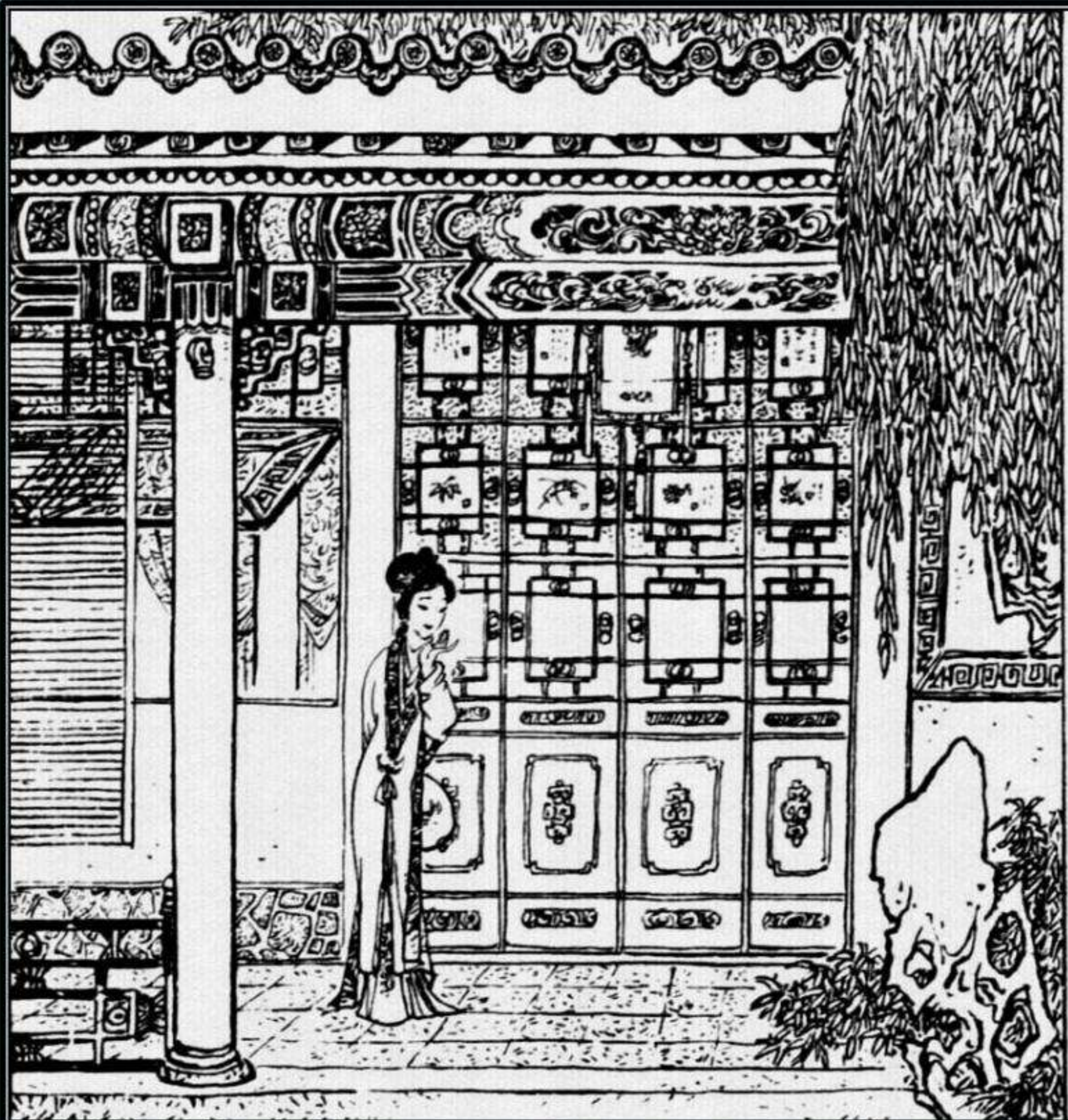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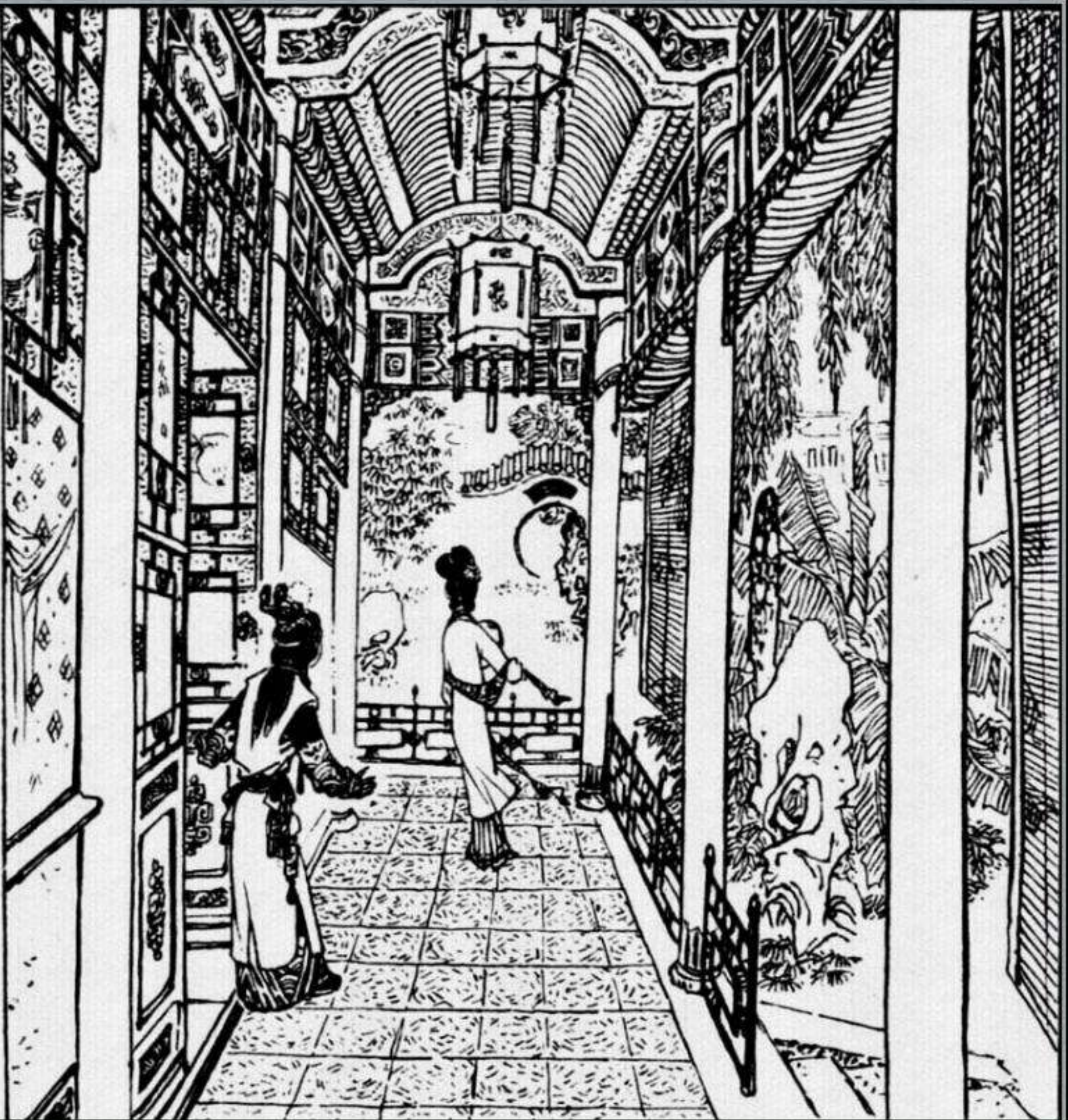
袭人又道：『幸而是宝姑娘，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的怎样呢！』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这些混账话吗？要是她也说过，我早和她生分了。』袭人和湘云都点头笑道：『这原是混账话吗？』



不想黛玉走进来，正听见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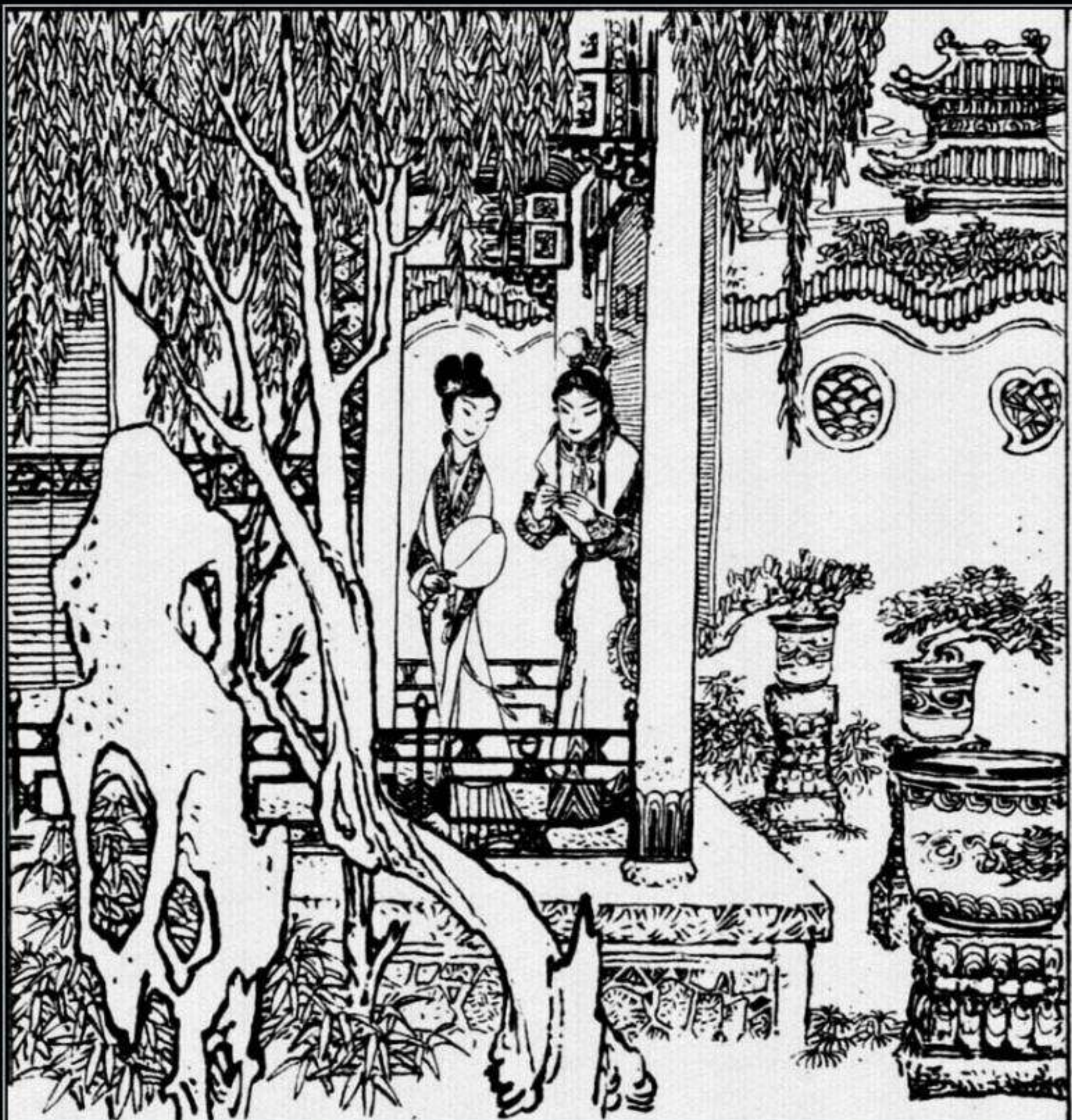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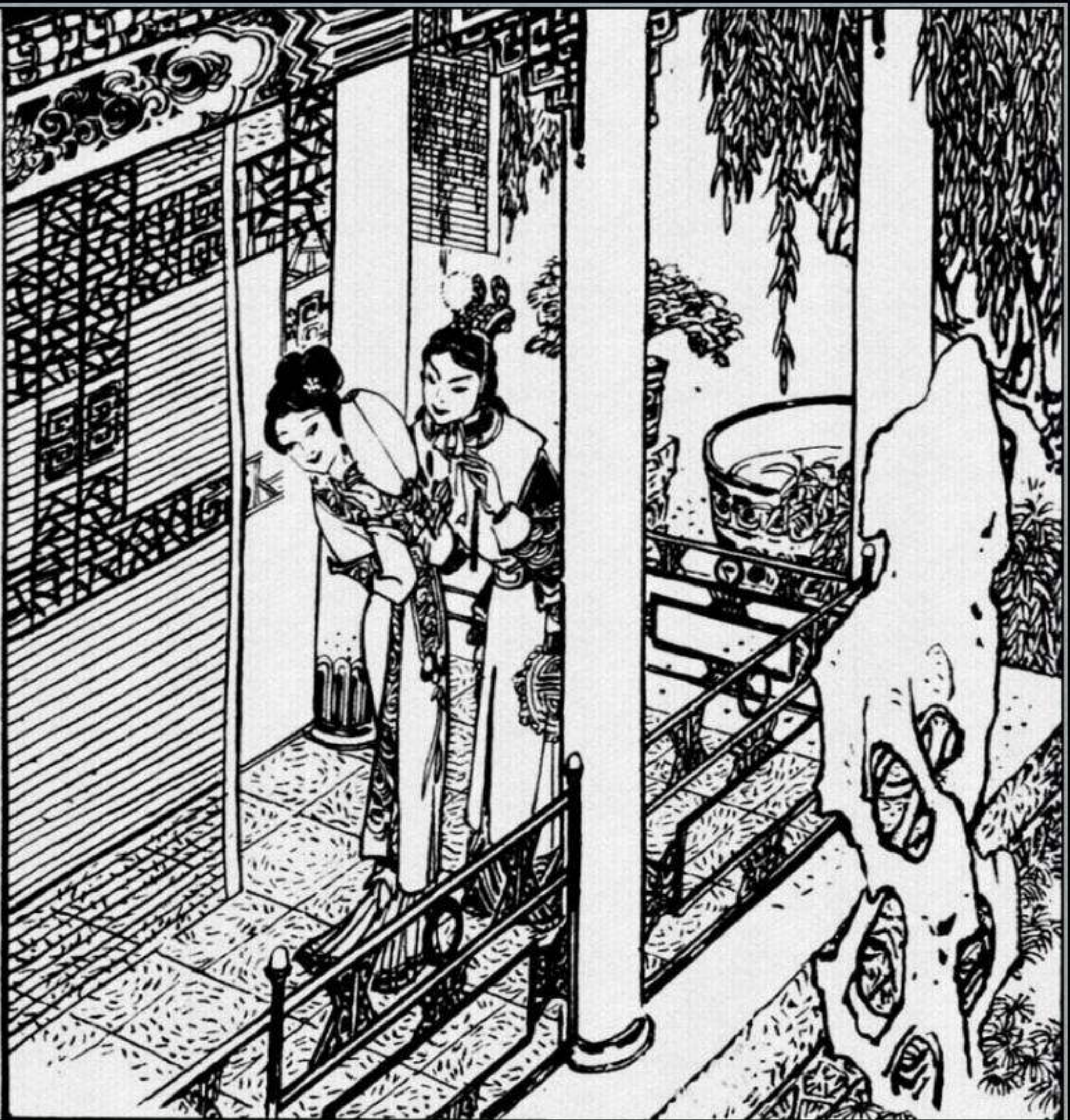
黛玉又想，自己父母早逝，虽有铭  
心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  
思恍惚，病已渐成，我虽为你的知己，但  
恐不能久待……待要进去相见，自觉无  
味，便一面拭泪，一面抽身回去了。



恰巧宝玉出来看见，赶上来笑道：『妹妹往哪里去？怎么又哭了？』黛玉勉强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来。』宝玉笑道：『眼睛上泪珠儿没干，还撒谎呢！』抬起手要替她拭泪。







黛玉忙向后退了几步，说道：『你又要死了，又动手动脚的。』宝玉笑道：『说话忘了情，也就顾不得死活。』黛玉道：『死了倒不值得什么，只是丢下了什么「金」，什么「玉」的，可怎么好呢！』



一句话，又把宝玉说急了：『你说这些话，到底是咒我还是气我呢？』黛玉忙道：『你别着急，我原说错了，这有什么要紧，筋都叠暴起来，急的一脸汗！』一面说，一面伸手替他拭脸上的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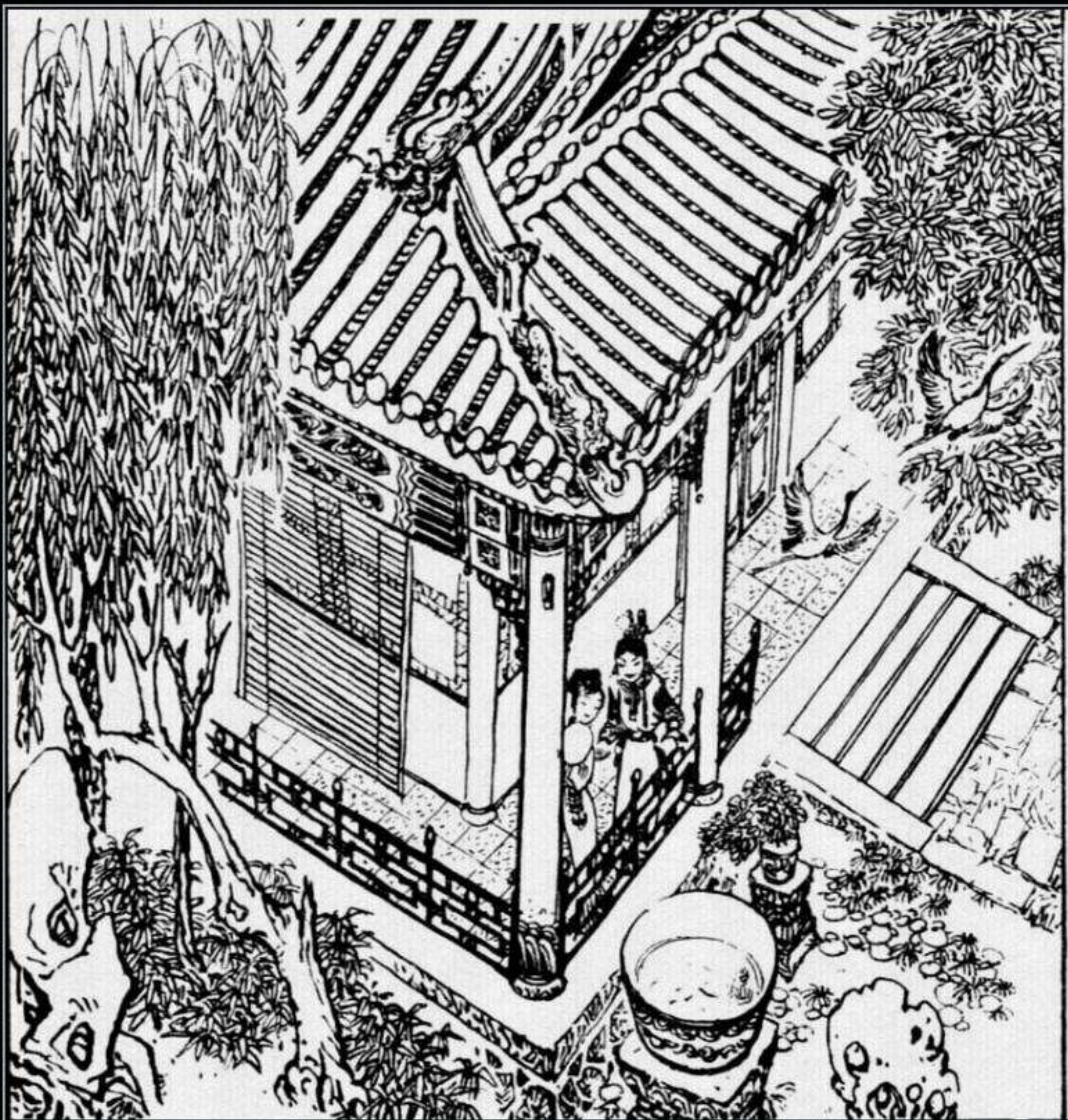


宝玉瞅了半天，方说道：『你放心。』

黛玉道：『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你这个话。』宝玉叹了一口气：『你果然不明白这话？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都体贴不着！』



黛玉说是真的不明白。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别哄我。你皆因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身的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会一日重似一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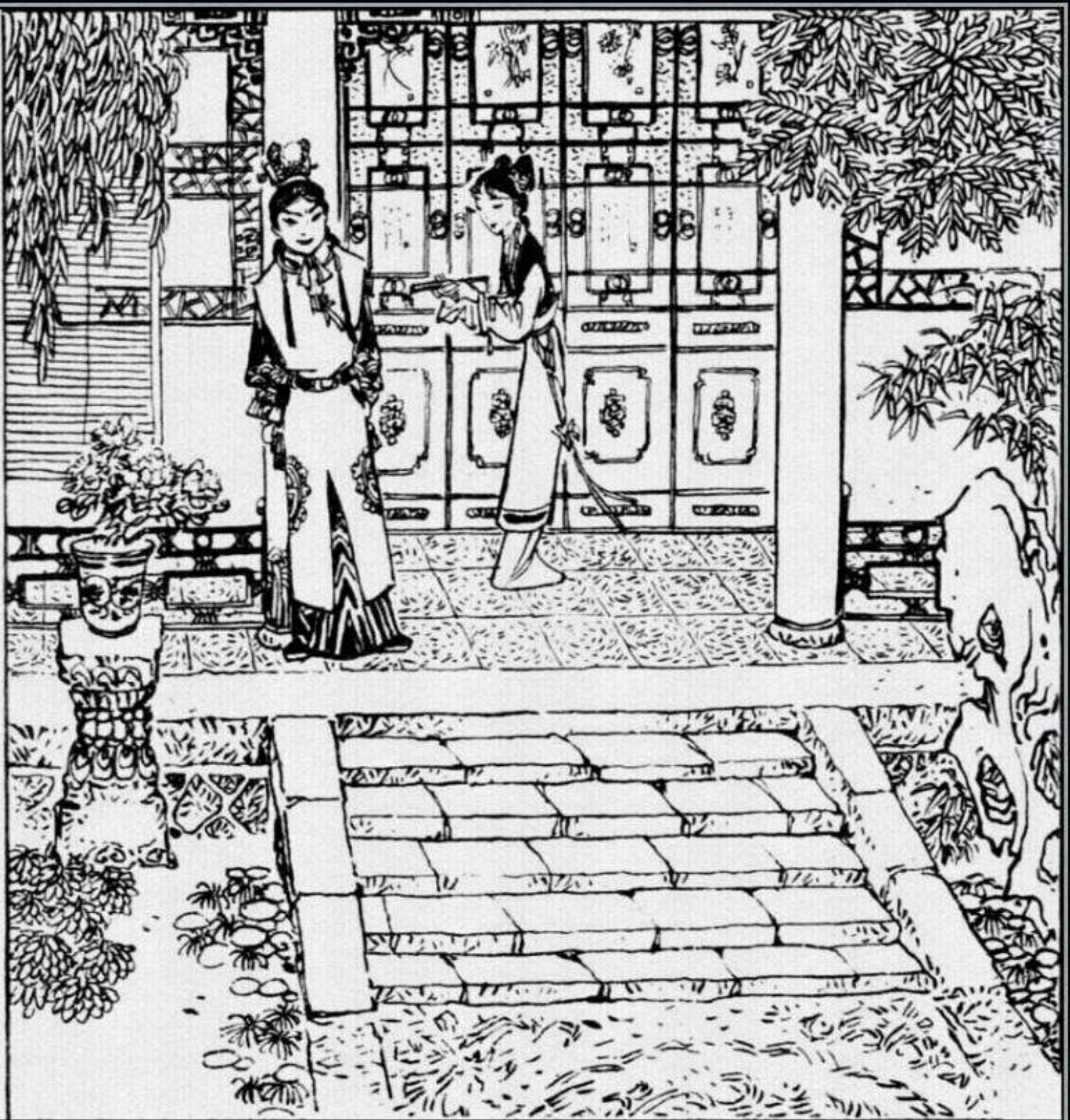
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想来，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一时象有万言千话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出。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词，也不知从哪里说起。



两个人怔了半天，黛玉『咳』了一声，回身便走。宝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说一句话再走。』黛玉道：『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都知道了。』口里说着，却头也不回去了。







宝玉望着只管发呆，恰巧袭人赶来给他送扇子，猛抬头看见黛玉和他站着，一时黛玉走了，他还站着不动，因而赶上来，说：『你也不带了扇子去，亏我看见，赶着送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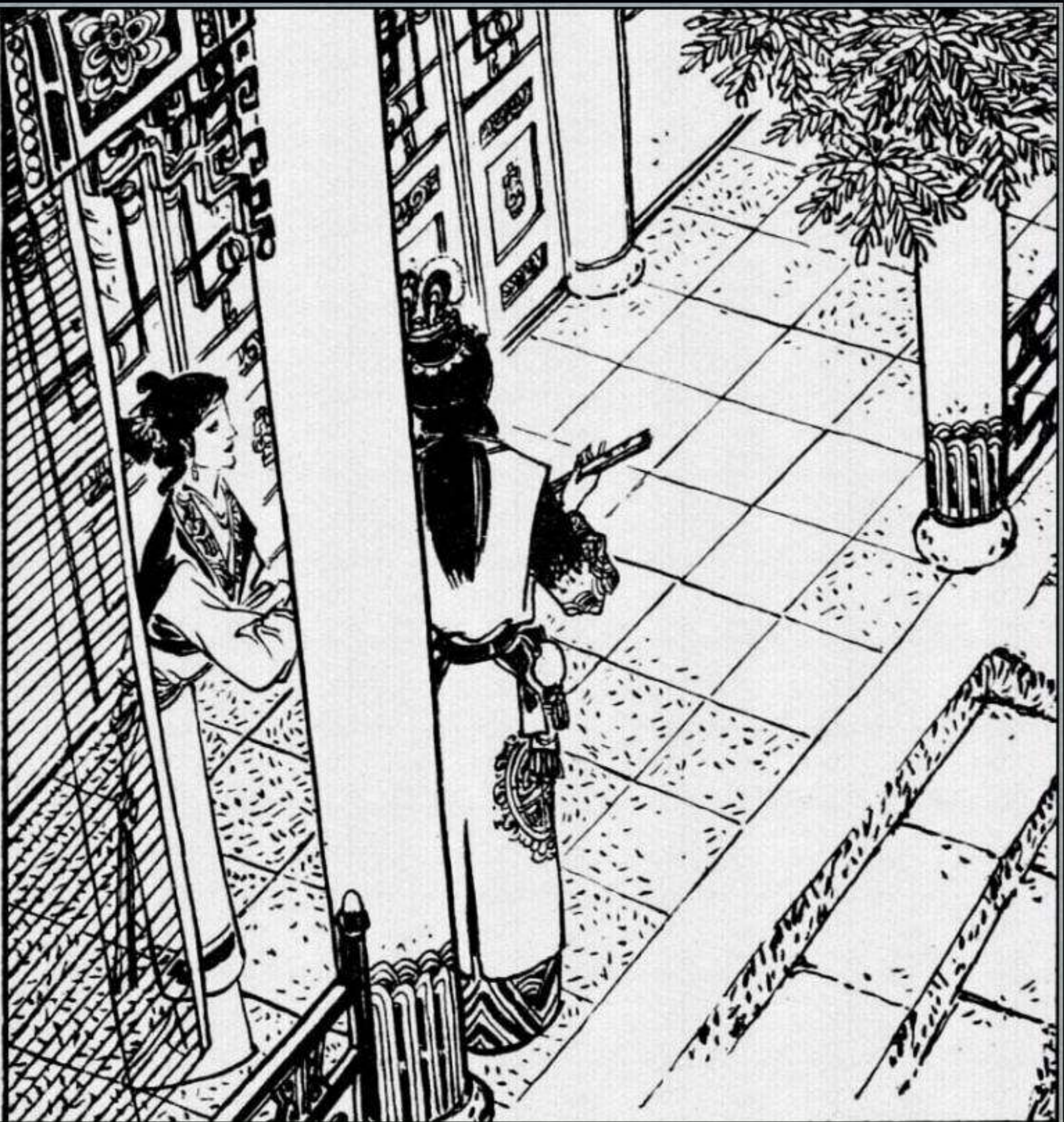


宝玉正出了神，也未看清是谁，只管说道：『好妹妹，我的这个心，从来不敢说，今日胆大说出来：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梦里也忘不了你！』





袭人听了，惊疑不止，又是怕，又是臊，连忙推他道：『这是哪里的话？你  
是怎么着了？』宝玉一时醒过来，方知是  
袭人，羞的满面紫涨，接过扇子，走了。





袭人见他去后，想他方才之言，必是因黛玉而起，如此看来，倒怕将来难免有事，令人可惊可畏。想到此间，也不觉呆呆的发起怔来。







谁知宝钗走来，问她出什么神？袭人见问，忙笑道：『我才见两个雀儿打架，就看住了。』宝钗道：『宝兄弟才穿了衣服，忙忙的哪里去了？』袭人说是老爷叫他出去会客的。



两个正说着，忽见一个老婆子忙忙走来，说道：『这是哪里说起！金钏儿姑娘好好儿的投井死了！』袭人唬了一跳，忙问：『哪个金钏儿？』老婆子道：『哪里还有两个金钏儿呢？就是太太屋里的。』







宝钗忙来到王夫人房里，说起金钊  
儿投井之事，王夫人道：『原是前日她把  
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她  
两下子，撵了出去。谁知她这么气性大，  
就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



宝钗笑道：『姨娘是这么想，据我看来，她并非赌气，多半是在井旁边儿玩，失脚掉下去的。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王夫人点点头。







宝钗又劝慰道：『姨娘也不劳关心，  
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也就尽了主仆之  
情了。』王夫人说要给金钊儿做两件衣裳  
做装裹。宝钗忙道：『前日我做了两套，就  
去拿来给她，岂不省事。』



一时宝钗取了衣服回来，只见宝玉在王夫人旁边立着垂泪。王夫人正在说他，因见宝钗来了，就掩口不说了。宝钗见此情景，也早知了七八分。







宝玉得知金釧儿含羞自尽，心中感伤万分，进来又被母亲教训了一番，也无可回说。他乘宝钗进来送衣裳，便抽身往外走，一面感叹，一面慢慢的信步走至厅上。



刚转过屏门，不想对面来了一人，可巧撞了个满怀。只听那人喝了一声：『站住！』宝玉唬了一跳，抬头看时，却是自己父亲。不觉倒抽了一口冷气，只得垂手站在一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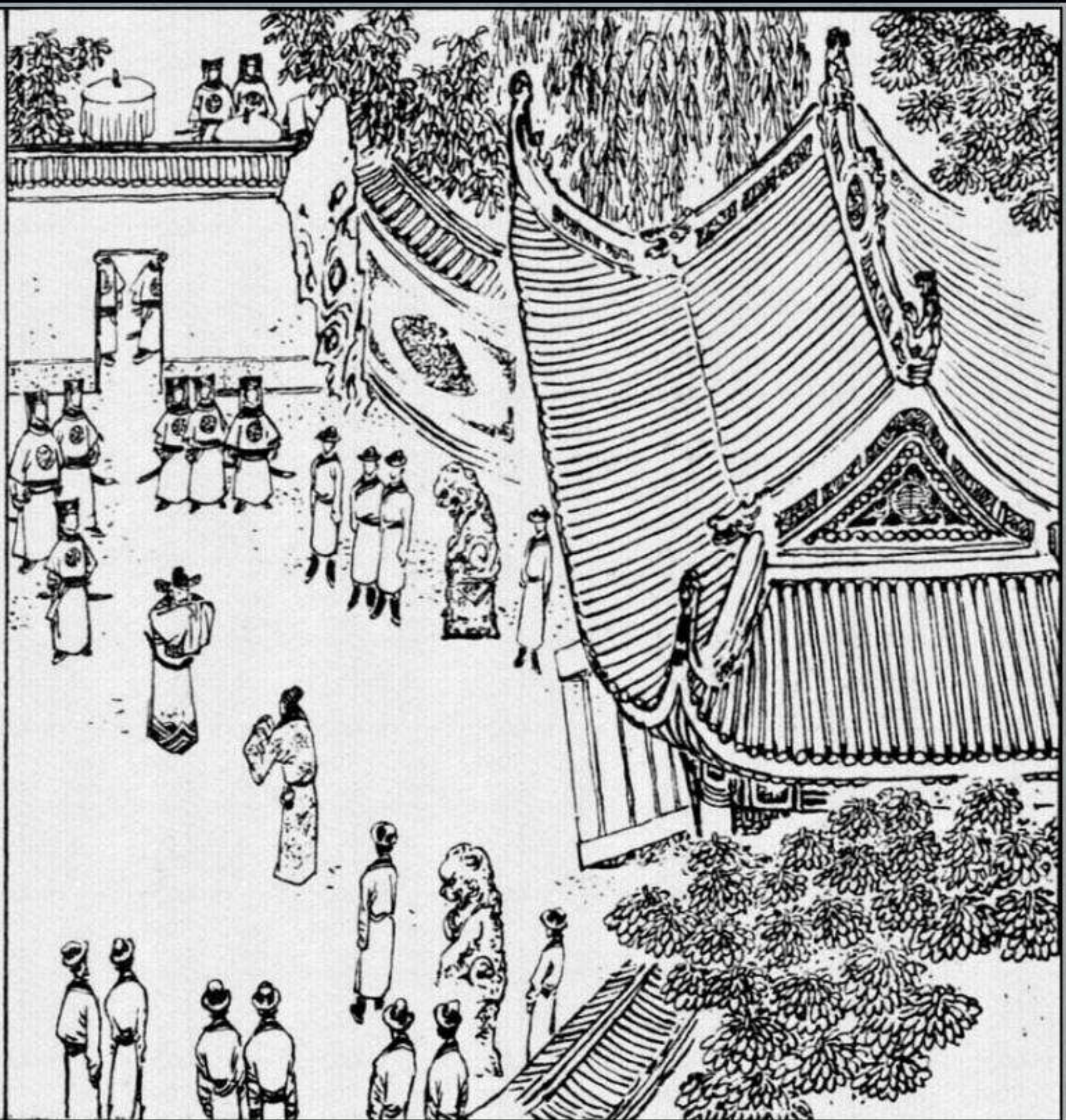
贾政道：『好端端的，你垂头丧气的  
嗒什么？方才雨村来了，全无一点慷慨  
挥洒的谈吐，仍是委委琐琐的。我看你  
脸上一团私欲愁闷气色！这会子又唉声  
叹气，到底是什么缘故？』



宝玉素日虽然口角伶俐，此时一心却为金钏儿烦恼，只是怔怔地站着。贾政原本无气，见宝玉这等模样，倒生了三分气。方欲说话，忽有门上人来回：『忠顺亲王府里有人来，要见老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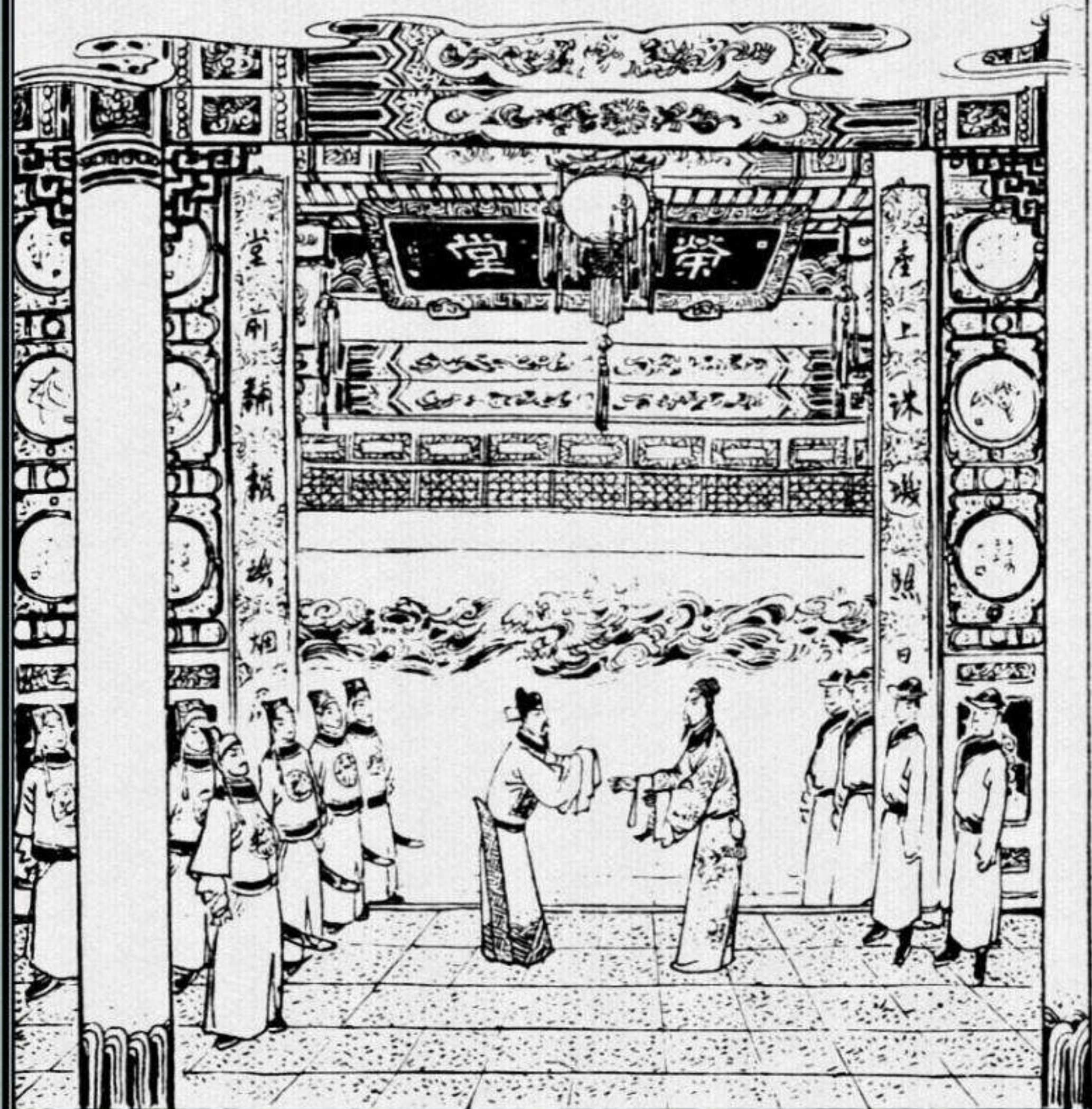


贾政急忙出来，却是忠顺府长府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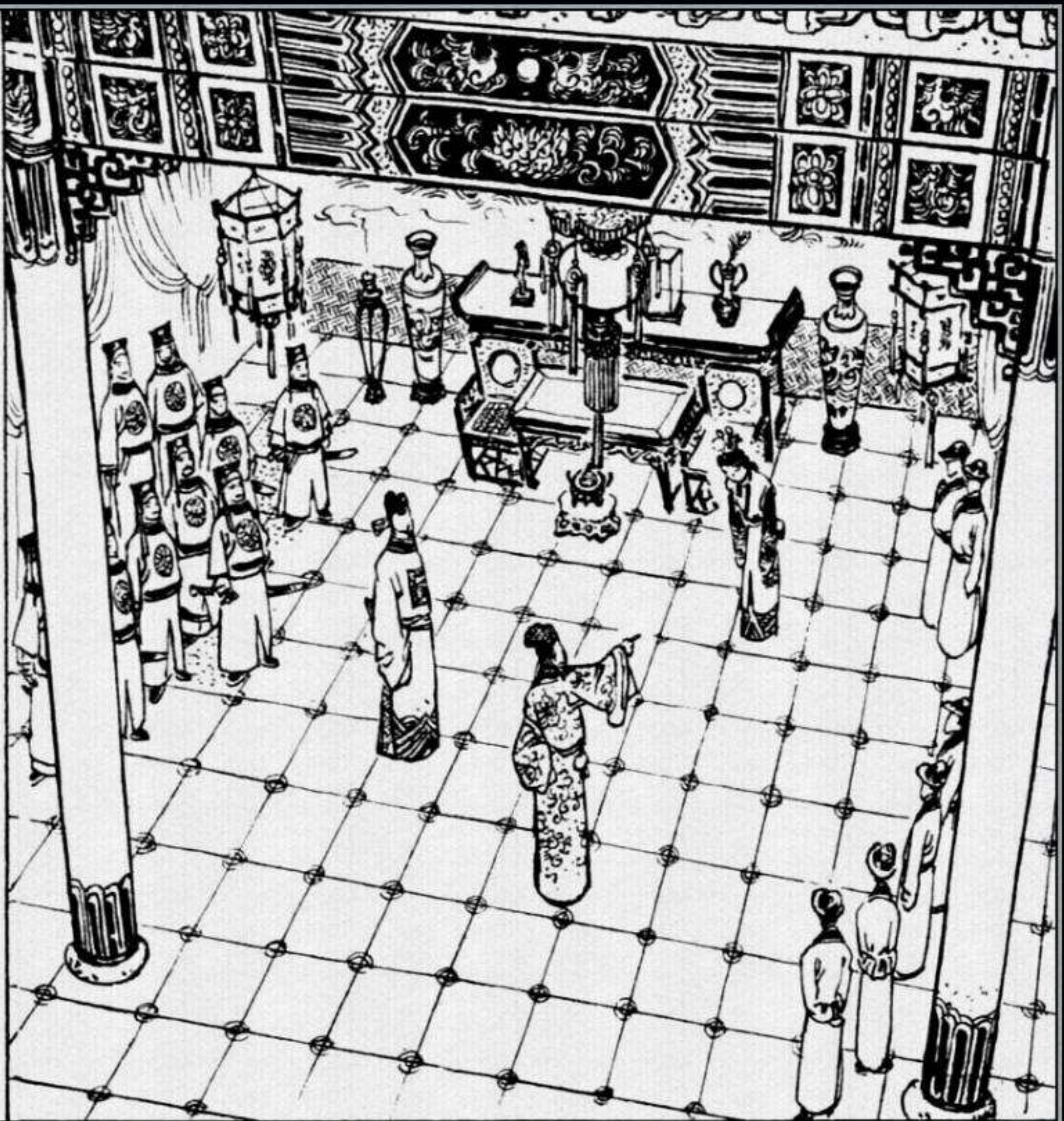
那长府官见面就道：『下官此来，皆因奉命相求。看王爷面上，敢烦老先生做主。』贾政摸不着头脑，陪笑问道：『不知有何见谕，望大人宣明，学生好遵谕承办。』



长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办。我们府里有个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如今竟三日不见回去。听人说：他近日和令郎相与甚厚，故来求老先生转致令郎，请将琪官放回。』







贾政听后，又惊又气，即命宝玉出来，责骂他无法无天，无故引逗现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琪官出来。宝玉吓了一跳，忙回道：『实在不知琪官是谁。』说着便哭。



长府官冷笑两声道：『现有证据。既说不知，此人那红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里？』宝玉听了这话，不觉轰了魂魄，心中自思：『这等机密事都被他知道了，大约瞒不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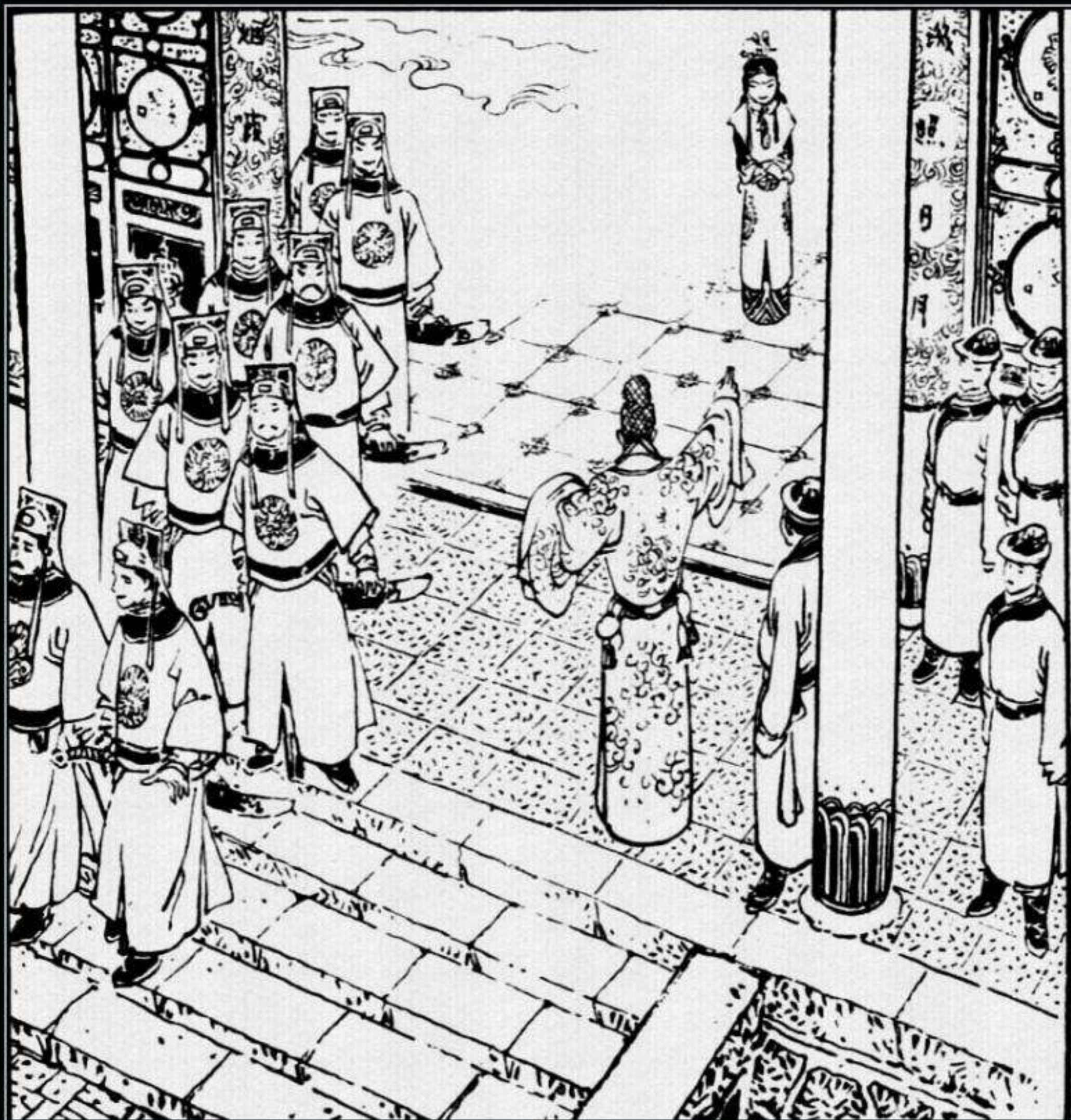


宝玉因说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细，

如何连他置买房舍这样大事倒不晓得了？听得说：他在东郊紫檀堡置了几亩田地，几间房舍。』那长府官笑道：『这样说，一定是在那里了！』便告辞而去。



贾政此时气得目瞪口呆，一面回头  
命宝玉：『不许动！回来有话问你！』一  
面送那忠顺府的官员出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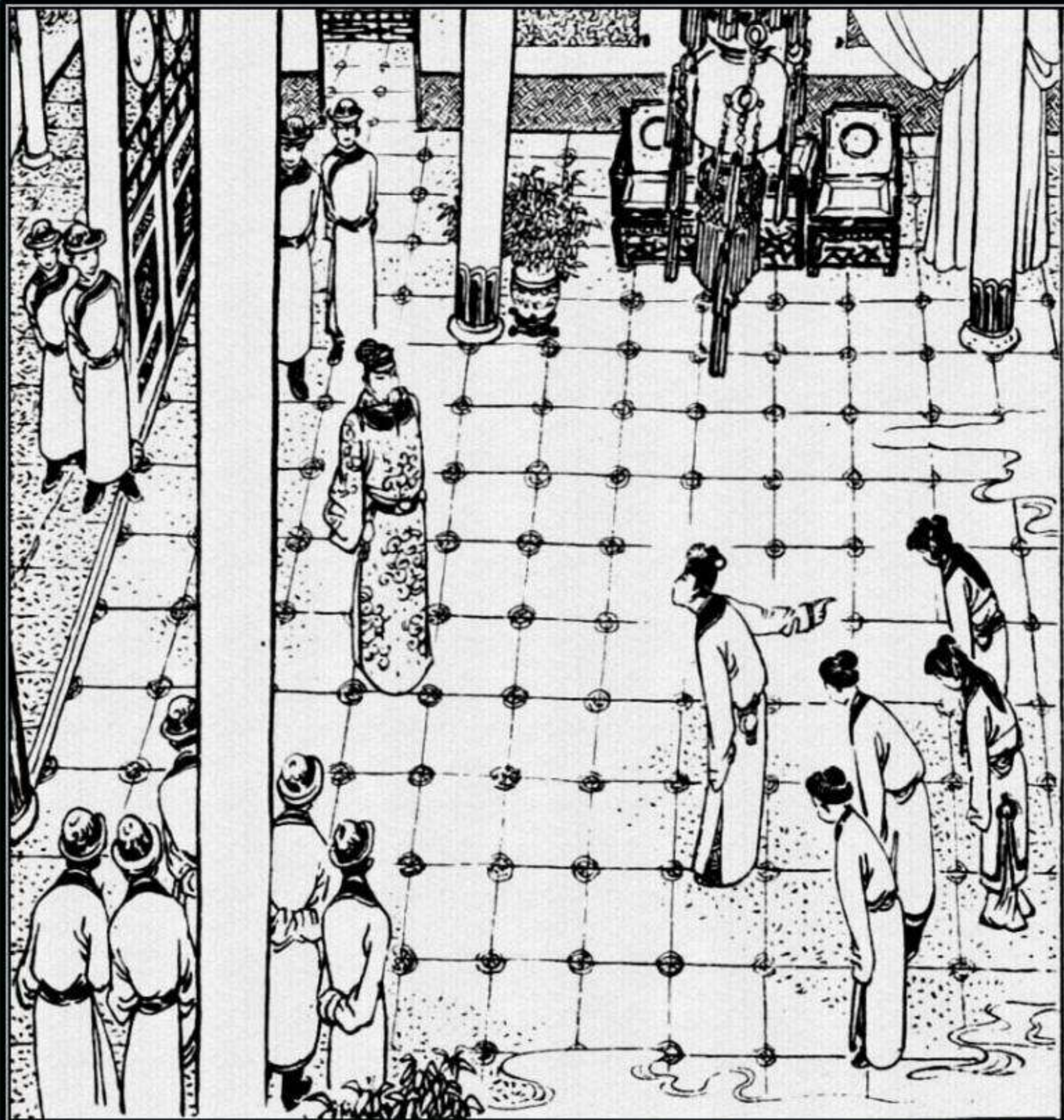




贾政送走那官回来时，忽见贾环带着几个小厮一阵乱跑，贾政喝命小厮：『给我快打！』贾环见了父亲，吓得骨软筋酥，赶忙低头站住。



贾政问：『你跑什么！』贾环见父亲发怒，便乘机道：『方才原不曾跑，只因从那井边过来，那井里淹死了一个丫头，泡的脑袋这么大，身子这么粗，实在可怕，所以才赶着跑过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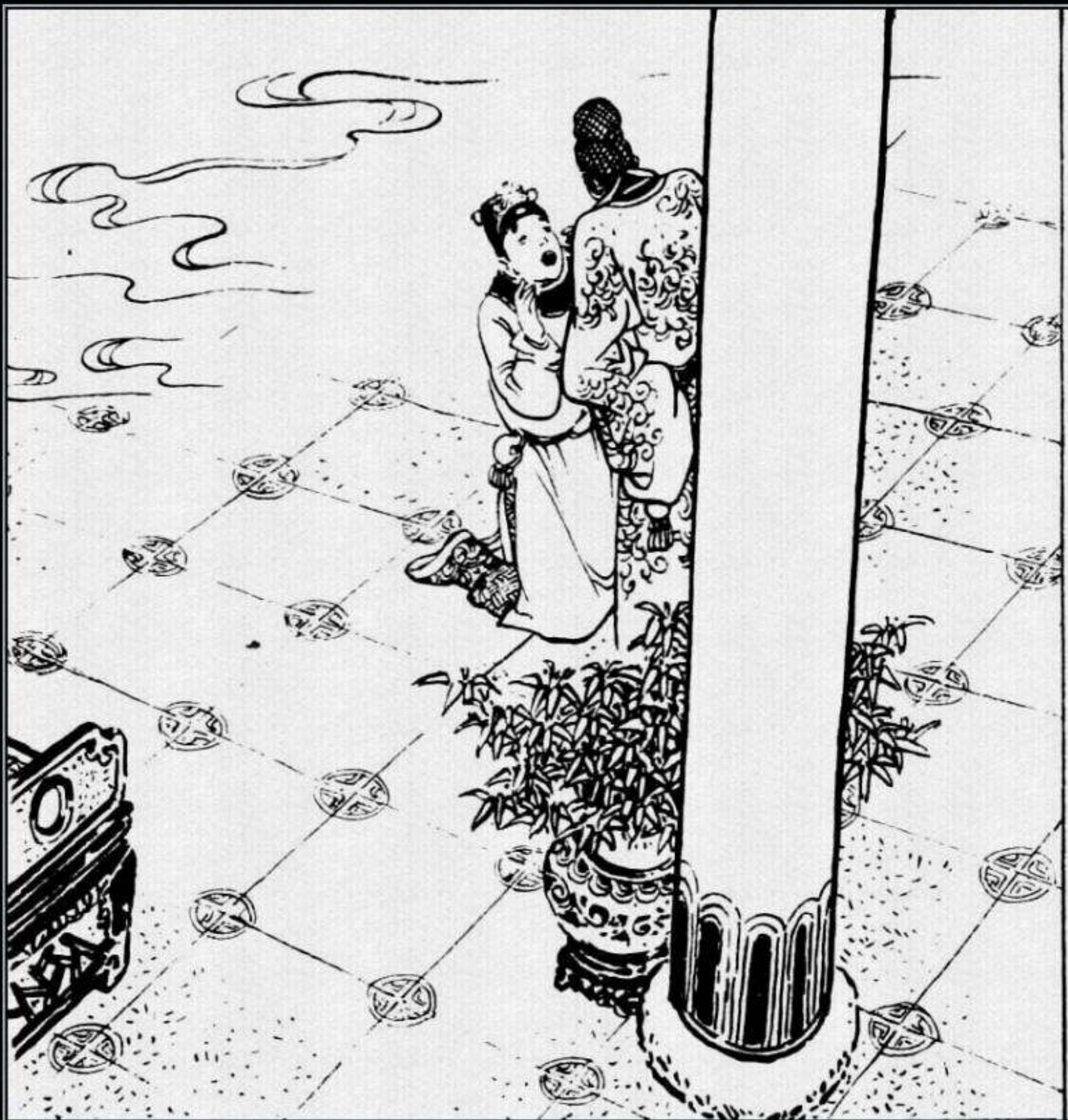
贾政惊问：『好端端的，谁去跳井？』

喝命：『叫贾琏、赖大来！』小厮们方欲去叫，贾环忙上前拉住父亲袍襟，贴膝跪下道：『老爷不用生气。此事听见我母亲说……』说到这里，便回头四顾。



贾政将眼色一丢，让小厮们都退去。

贾环这才悄悄说道：『我母亲告诉我说：「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拉着金钊儿强奸不遂，打了一顿，金钊儿便赌气投井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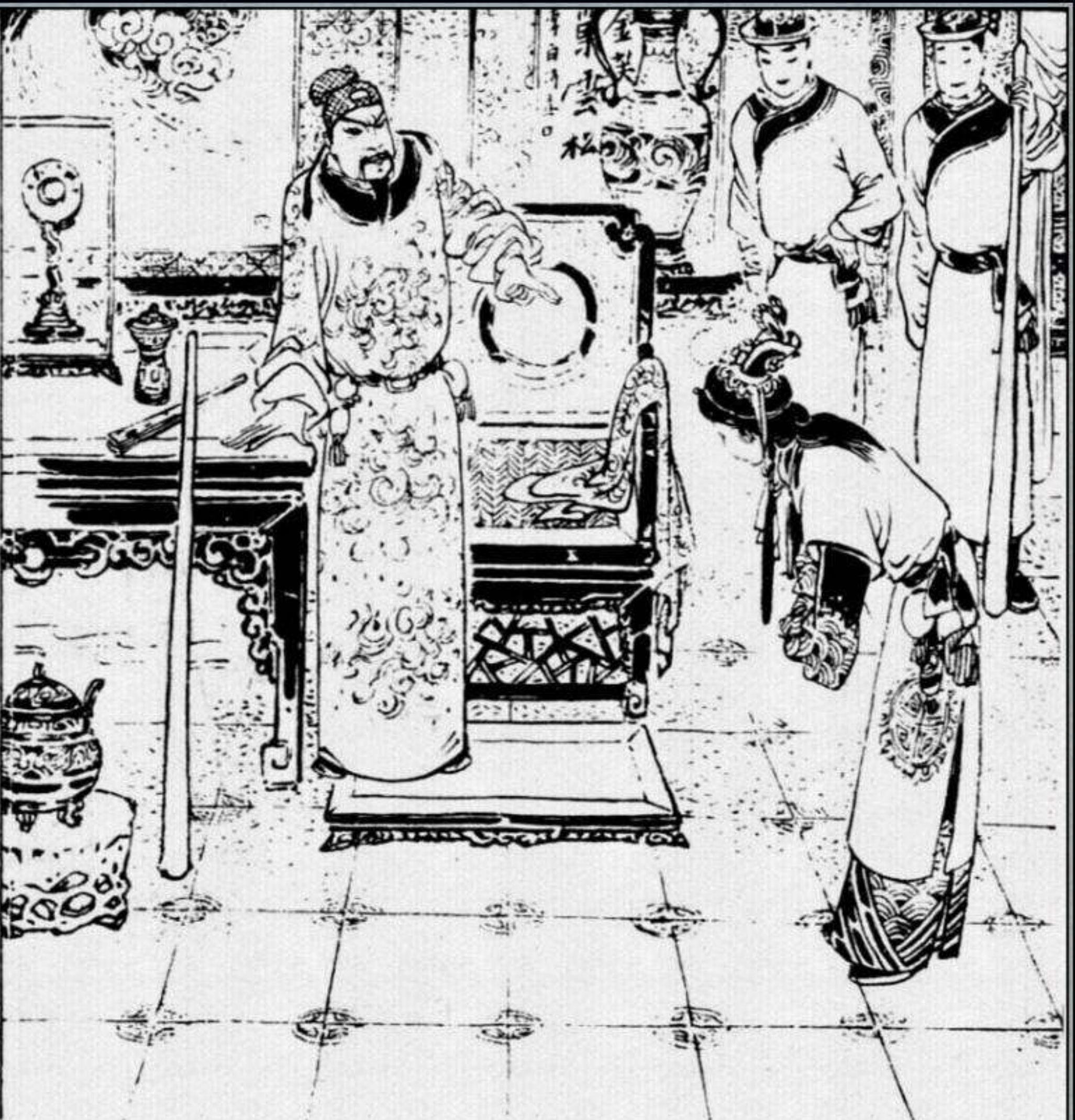
话未说完，把个贾政气得面如金纸，  
大叫：『拿宝玉来！』一面说，一面往书房  
走，喝命：『今日再有人来劝我，我把这  
冠带家私就交与他和宝玉过去，也免得  
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



众仆从见贾政这个形景，一个个咬指吐舌，连忙退出。贾政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一叠连声：『拿宝玉来！拿大棍来！把门都关上！有人传信到里头去，立刻打死！』众小厮只得齐声答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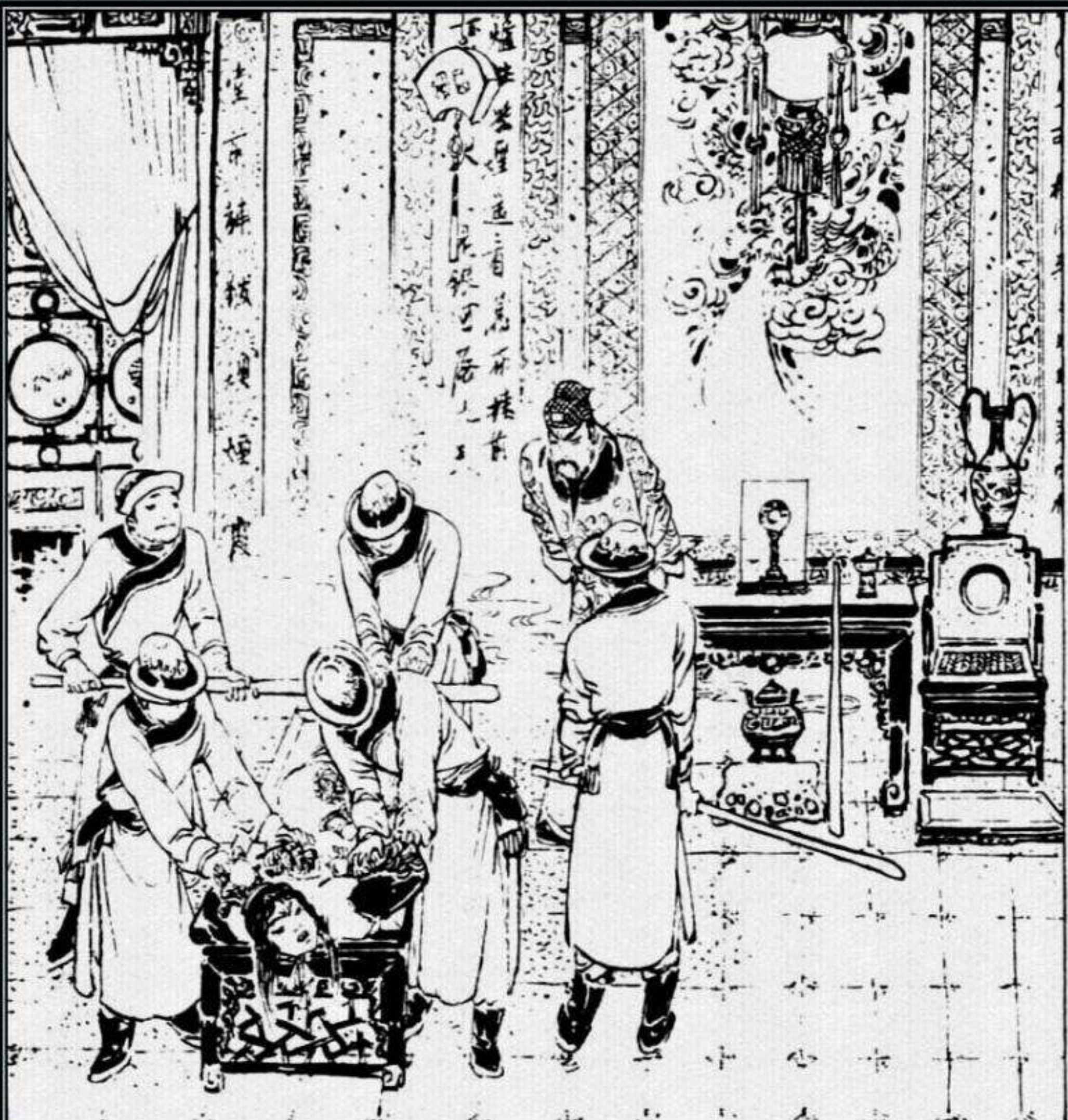




那宝玉听贾政吩咐他『不许动』，早知凶多吉少，哪里知道贾环又添了许多话？正想找个人往里头捎信，偏偏没有个人来。正盼望时，贾政的小厮来逼他去了。



贾政喝命：『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小厮们不敢违拗，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宝玉自知不能讨饶，只是呜呜的哭。







贾政却还嫌打的轻，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板子来，狠命的又打了十几下。宝玉生来未经过这样苦楚，起先还乱嚷乱哭，后来渐渐气弱声嘶，连哽咽声也哼不出了。



众人见打的不祥了，赶着上来夺劝。  
贾政哪里肯听，说道：『你们问问他干的  
勾当，可饶不可饶！素日皆是你们把他  
酿坏的，还来劝解？明日酿到他弑父弑  
君，你们才不劝不成？』







众人知道贾政气急了，忙觅人进去送信。不一会，王夫人来了。贾政一见王夫人，更是火上浇油，那板子下得又狠又快。按宝玉的两个小厮，忙松手走开，宝玉早已动弹不得了。



贾政还欲打时，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哭道：『宝玉虽然该打，老爷也要保重。且炎暑天气，老太太身上又不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







贾政冷笑道：『倒休提这些话！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已是不孝，平时教训他一番，又有众人护持，不如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以绝将来之患！』说着，便要拿绳来勒死宝玉。



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虽然应当管教儿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只有这个孽障。既要勒死他，索性先勒死我，我们娘儿俩在阴司里也得个倚靠。』说毕，抱住宝玉哭起来。







贾政不觉长叹一声，泪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宝玉，只见他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一片皆是血渍。由腿看至臀胫，竟无一点好处，不觉失声大哭起来。



这时，李纨、凤姐及迎春、探春姐妹也都来了。正没开交处，忽听丫环来报：『老太太来了！』话犹未了，只听得窗外颤巍巍的声气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就干净了！』







贾政连忙躬身陪笑：『老太太有什么话，只叫儿子进去便了。』贾母道：『只是我没养个好儿子，叫我和谁说去！』贾政含泪道：『儿子管他，也为的是光宗耀祖。老太太的话，儿子如何当的起？』



贾母啐了一口：『我说了一句话，你就禁不起！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儿就禁的起了？』一面说，一面来看宝玉，又是心疼，又是生气，也不觉泪往下流。







王夫人与凤姐等连连解劝了一会，方渐渐的止住了。丫环媳妇等，急忙上来要挽宝玉，凤姐骂道：『糊涂东西！也不睁开眼瞧瞧，这个样儿，怎么能挽着走？还不进去把那藤屐子春凳抬出来！』



众人将宝玉放在春凳上，随着贾母王夫人等进去，送往贾母屋里。贾政见母亲怒气未消，不敢离去，也一起跟着进来。







贾母见贾政还呆在一旁，含泪说道：『儿子不好，原该管的，但不该打到这个份儿！你不去，还在这里做什么！难道还要看着他死了才算吗？』贾政方诺诺的退出。



一时薛姨妈、宝钗、香菱、袭人、湘云等也都来了。袭人见众人围着给宝玉灌水、打扇，自己插不上手，便索性走了出来。







袭人找了焙茗细问：『方才好端端的，为什么打起来？你也不早来透个信儿！』焙茗急的说：『偏偏我没在跟前，打到半中间，我才听见了，忙打听原故，却知是为琪官儿和金钏儿姐姐的事。』



袭人又问：『老爷怎么知道了？』焙茗道：『那琪官儿的事，多半是薛大爷在外头挑唆了谁来，在老爷跟前下的蛆。那金钏儿的事，大约是三爷说的。』袭人听了，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







袭人回来，见众人已给宝玉疗治调停完备。贾母命人抬到他屋里去。众人一声答应，七手八脚，把宝玉送入怡红院内床上卧好，又乱了半日，方渐渐散去。



袭人来到宝玉身边坐下，含泪问他：『怎么打到这一步田地？』宝玉叹气说道：『不过为那些事，问它做什么！只是下半截疼的很，你瞧瞧，打坏了哪里？』







袭人轻轻的给宝玉脱中衣，略动一动，宝玉便叫『暖哟』。褪下看时，那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阔的僵痕高起来，咬牙说道：『我的娘，怎么下这般的狠手！』



正说着，只听丫环们说：『宝姑娘来了。』只见宝钗托着一丸药走进来，向袭人道：『晚上把这药用酒研开敷上，把那淤血热毒散开，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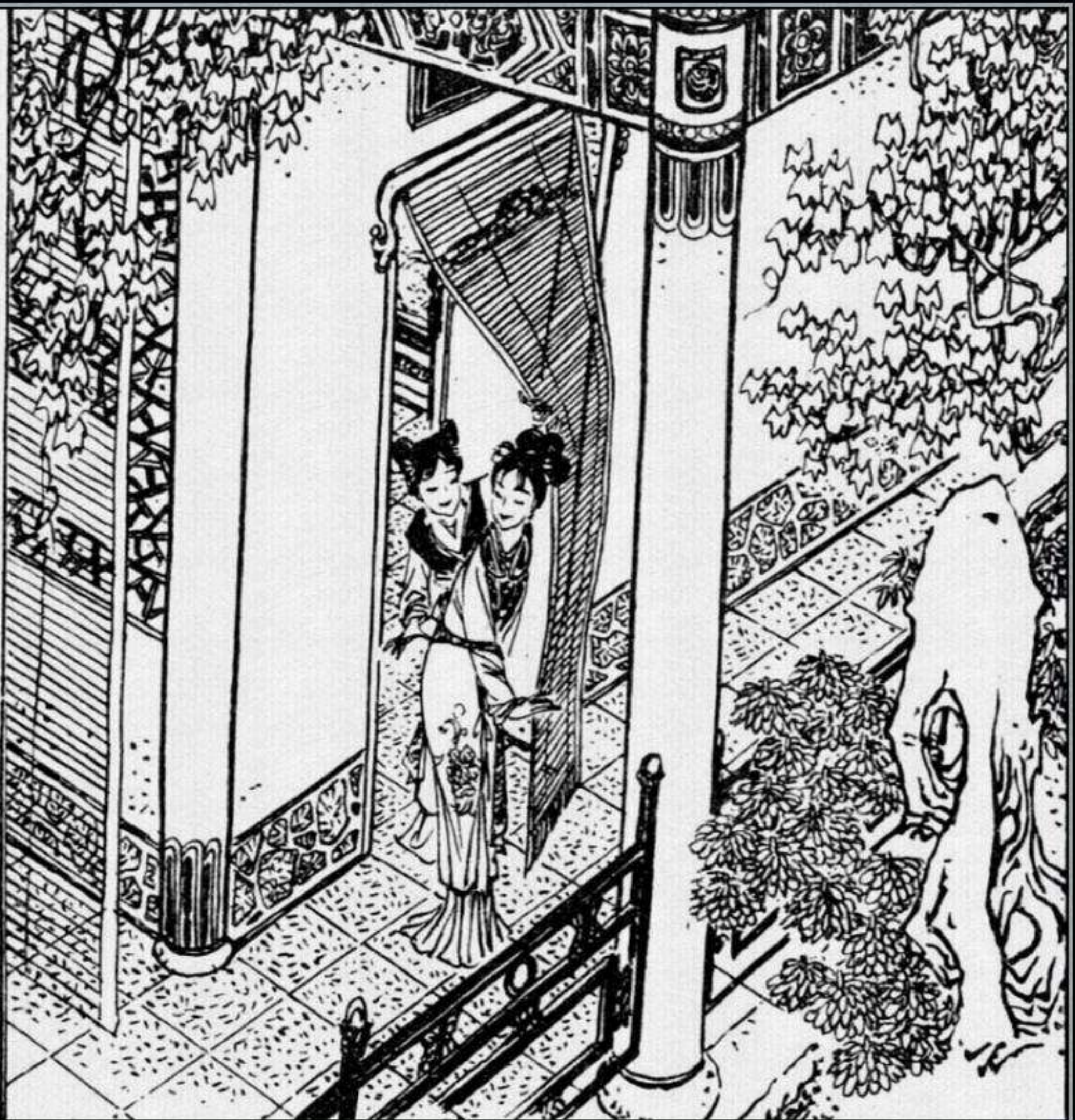
宝钗又问宝玉：『这会子可好些？』  
宝玉说是好些了。宝钗叹道：『早听人一句  
话，也不致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  
太心疼，就是我们心里也——』刚说了半  
句，又咽住了，低了头只管弄衣带。



半晌，宝钗方问袭人：『怎么好好的打起来了？』袭人便把焙茗的话悄悄说了。宝玉还不知贾环的话，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宝钗多心，忙止住袭人道：『薛大哥从来不是这样，你们别混猜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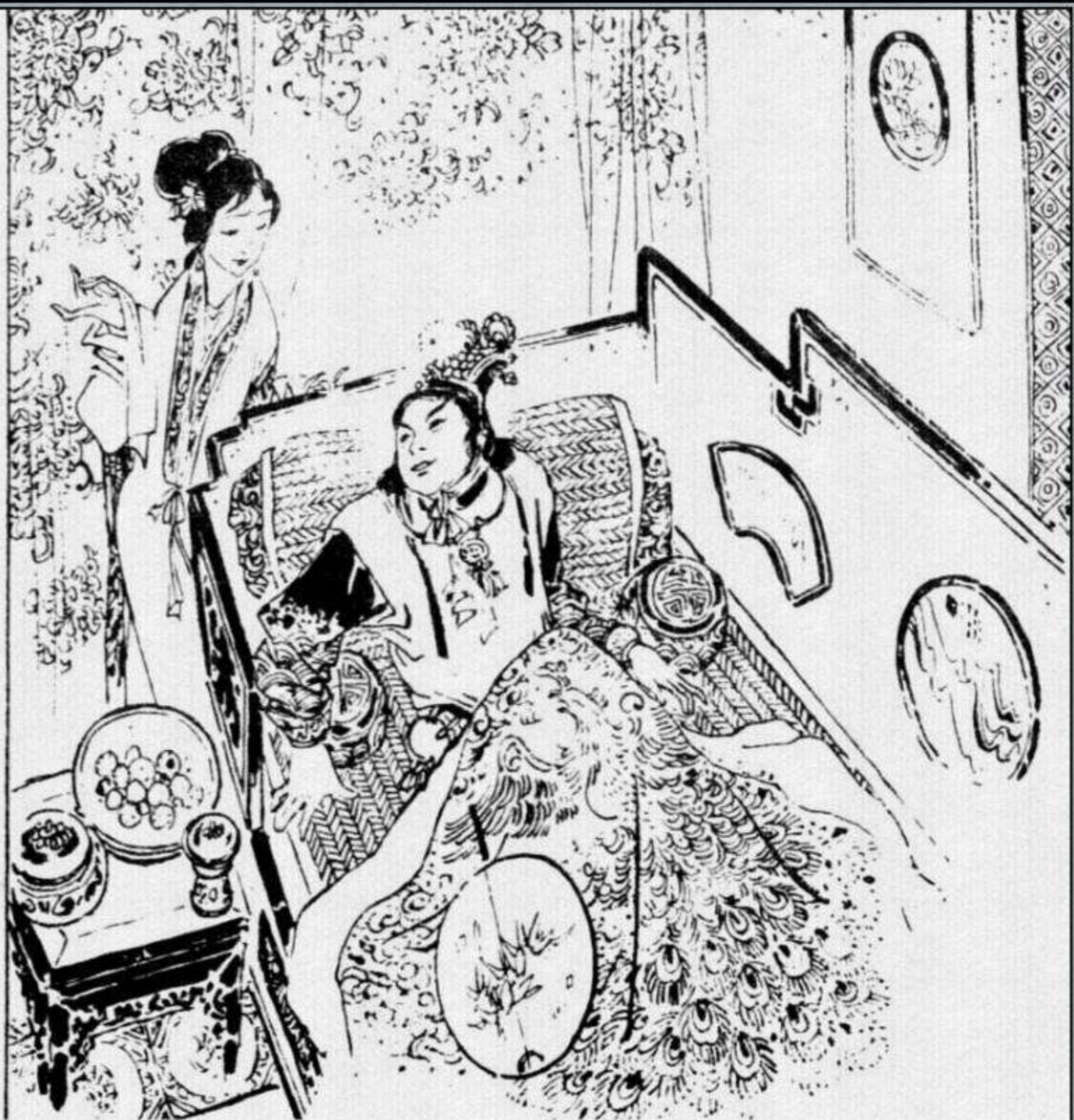
宝钗听说，心中想道：『打得这个形象，还这样细心，怕得罪了人。』因笑道：『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就是我哥哥一时说出宝兄弟来，也不是有心挑唆。』说罢，告辞出去。



宝玉昏昏沉沉睡去。只見蔣玉函走进来了，诉说忠顺府拿他之事；一时又见金钊儿进来，哭说为他投井之情。宝玉半梦半醒，忽又觉得有人推他，恍恍惚惚，听得悲切之声。







宝玉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却是黛玉。犹恐是梦，忙将身子欠起来，细细地认了一认，只见她满面泪光，两眼肿得桃儿一般。还欲看时，怎奈下半截疼痛难禁，『嗟哟』一声，仍旧倒下。



宝玉叹了口气：『你又来做什么？太阳才落，那地上还怪热的，倘或受了暑，怎么好呢？我虽然挂了打，却也不很疼痛。这样儿是装出来哄他们的，你别信真了。』







听了这些话，黛玉越是泣不成声，心中万句言词，要说时却不能说得半句。半天，才抽抽噎噎的道：『你可都改了罢！』

宝玉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我便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一句话未了，只听院外人说：『二奶奶来了。』黛玉连忙立起身，说道：『我从后院子里去罢，回头再来。』宝玉一把拉住：『这又奇了。好好的，怎么怕起她来了？』







黛玉急得直跺脚，悄悄的说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该他们拿咱们取笑儿了。』宝玉听后，赶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两步转过床后，出后院去了。



黛玉才出后院，凤姐便从前头进来了。问宝玉：『可好些了？想什么吃？叫人往我那里取去。』宝玉只是点了点头，也没有多说什么。







随凤姐之后，接着薛姨妈又来了。一时贾母又打发了人来。直至掌灯时分，进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人。宝玉觉得十分倦怠，喝了两口汤，便昏昏沉沉的睡了。



到了晚上，宝玉方醒来。袭人将王夫人派人送来的香露调了一碗给宝玉吃。宝玉吃了，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中惦着黛玉，要打发人去，又怕袭人拦阻，便设法叫她到宝钗那里去借书。







宝玉叫过晴雯，要她去看看林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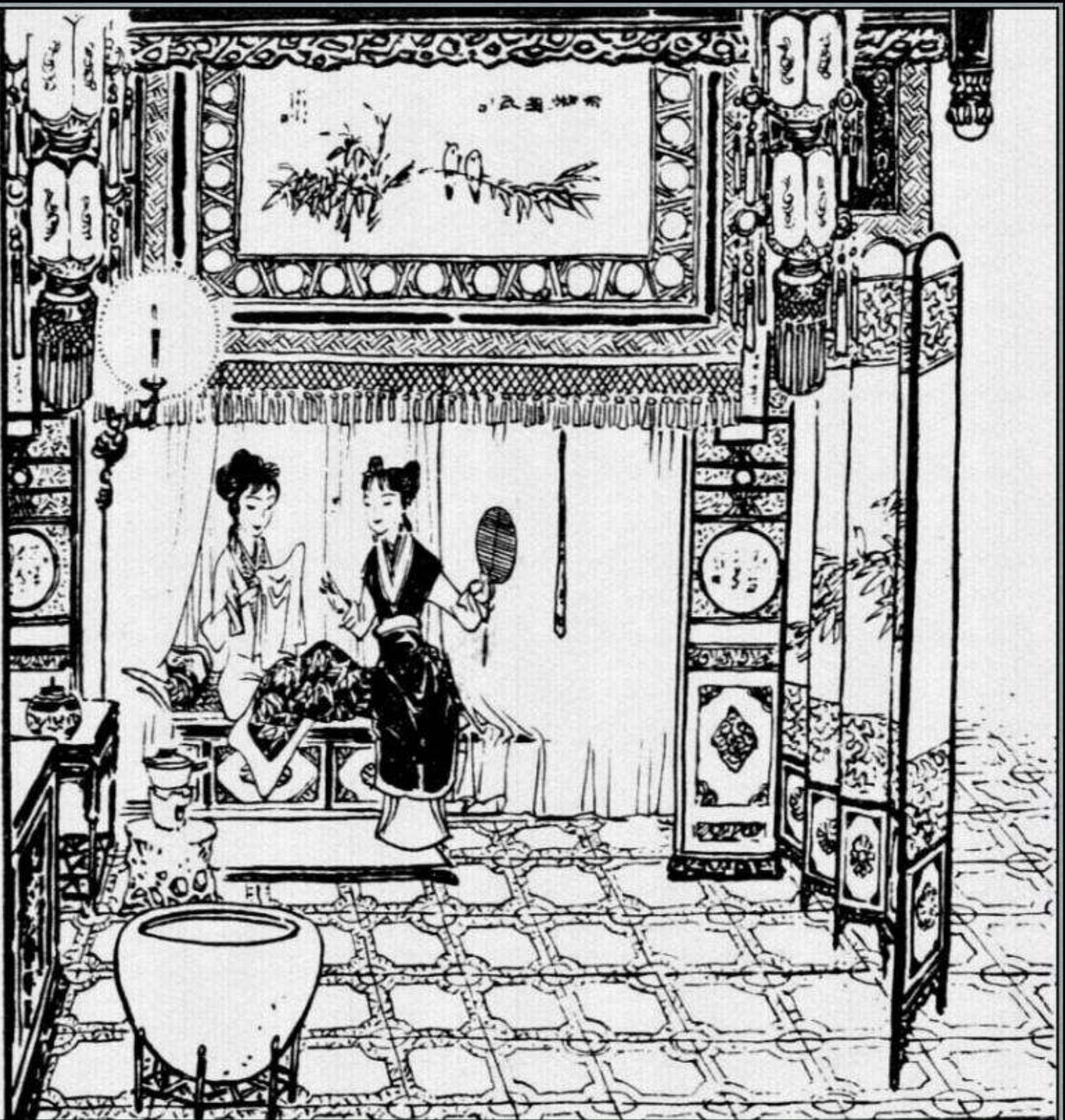
晴雯道：『平白无故的作什么去？到底说句话儿，也象件事啊。』宝玉道：『没有什么可说嘛。』晴雯道：『或是送件东西，不然，我去了，怎么搭讪呢？』



宝玉想了一想，伸手拿过两条旧绢子，摺与晴雯道：『就说我叫你送这个给她。』晴雯道：『她要这半新不旧的两条绢子？她又耍恼了，说你打趣她。』宝玉笑道：『你放心，她自然知道。』







晴雯拿了绢子到潇湘馆时，黛玉已睡在床上，问她来做什么？晴雯道：『二爷叫给姑娘送绢子来了。』黛玉听了，心中发闷，因说：『这绢子必定是好的，叫他留着送别人吧。』



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旧的。』黛玉越发闷住了，细心揣度，一时方大悟过来，连忙说：『放下，去吧。』晴雯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盘算，不解何意。







黛玉体贴出绢子的意思来，不觉神痴心醉，想到『宝玉能领会我这一番苦意，令我可喜。但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可能如意不能？……』左思右想，心绪茫然。



黛玉研墨蘸筆，向那帕上寫道：『眼  
空蓄汨汨空垂，暗洒閑拋更向誰？尺幅  
蛟綃勞惠贈，為君哪得不傷悲！』又寫：  
『拋珠滾玉只偷潛，鎮日無心鎮日閑；枕  
上袖邊難拂拭，任它點點與斑斑。』







黛玉还要往下写时，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前，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一时上床，犹拿着绢子思索。



再说宝钗素知薛蟠情性，此次宝玉挨打，原已疑心是薛蟠挑唆了人来告宝玉的，如今听了袭人的话，越发信以为真。晚饭后，便回到家里，把这事对母亲说了。







薛姨妈就骂薛蟠，不该挑唆人去告

宝玉。薛蟠急的乱跳：『谁这么编派我？

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进去把宝玉打

死了，我替他偿命！』一面说，一面拿起

一根门闩来就跑。



慌的薛姨妈拉住大罵，宝钗也忙来劝。薛蟠道：『都是你说的。你只会怨我，不怨宝玉。就拿琪官的事来说，我见了十来次，并没和我说一句亲热话，前儿见了宝玉，就把汗巾子给他！』







薛姨妈急的说道：『还提这个，可不  
是为这个打他呢！可见是你说的了。』薛  
蟠道：『真真气死人！为了一个宝玉，闹  
的这天翻地覆的！』宝钗道：『谁闹来  
着？你先持刀动杖的，倒说别人闹。』



薛蟠見寶釵的話難以駁斥，便道：『好妹妹，我早知你的心了，听妈妈说：「你这金锁要拣有玉的才可配」，你见宝玉有那东西，你自然要护着他。』话犹未了，把个宝釵气的哭了。







宝玉的伤一日好似一日。这日，贾母将贾政亲随小厮头儿唤来，吩咐：『以后倘有会人待客的事，老爷要叫宝玉，你就回他说我说的：这次打重了，得着实养几个月，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



那小廝頭兒听了，领命而去。贾母又把李嬷嬷、袭人等叫来，要她们将此话说与宝玉听，使他放心养息。







宝玉素日本就懒与士大夫接谈，如今得了这句话，越发得意了，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而且连家庭中晨昏礼见，也一发随了便。日日只在园中游玩坐卧，倒也十分消闲自在。



紅  
綠  
書  
畫

定价：0.21元